

文學研究會叢書

舊 夢

劉大白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舊 夢 目 錄

舊 夢 之 羣 一 百 一 首

小 鳥 之 羣 四 首

淚 痕 之 羣 一 百 四 十 一 首

## 舊 夢

一

舊夢，

似乎常在心頭；

但好的不多，

有幾個值得重溫一下？

二

大地，

不平如此——

眼孔太小吧，

作彈丸看，

有甚麼不平？

三

幾乎錯疑是淨土了，

白雪，

暫時掩蓋了地面的穢惡！



四

愛喫果子，  
才栽花嗎？  
怕蜂兒沒有蜜，  
才栽花嗎？——  
未必吧！

五

最能教人醉的：  
酒吧，  
青春吧；  
但總不如夜深時琉璃也似的月  
色。

六

我是一塊隕石，  
一墮地就無光了，  
生命在既墮以前。

七

舊 夢

假如煮海不成鹽而成蜜，  
蜂兒不是多事嗎？

八

不過如此吧，  
垂死的一剎那；  
第一次皮下注射，  
醫生手裏的針，  
將刺未刺間。

九

靈魂底頂上，  
繫着輕氣囊；  
靈魂底脚下，  
墜着重鉛毬；  
飛升呢？  
墮落呢？

十

心花，

不論凡猥之境，  
聖潔之所，  
一樣能放，  
因為有熱血灌溉着。

十一

盲人底夢裏，  
也許不盲；  
如果猜得不錯，  
我勸盲人不如長住在夢裏吧！

十二

監獄裏的生活，  
枷鎖下的身軀，  
漸近於自由，  
只有這一條路。

十三

沒人下種的草，  
徧地都是；

難道都是荊棘嗎？

也有芳香的。

十四

把我解剖了，

細胞也分析了，

有生命嗎，

科學家底顯微鏡下？

十五

唯一的戀人是誰？——

死之神呵，

終有一天和你接吻。

十六

夜雖然吞沒了太陽，

也還弄些半明不白的月兒，

和零零碎碎的星兒來搪塞；

最可惡的是甚麼？——

風雨。

十七

風啊，  
你爲甚麼狂吼？  
不平則鳴，  
難道只有你？

十八

未來底偶像呵，  
『但爲君故，  
沈吟至今！』

十九

無底無邊的大海裏，  
忽然起一個小小的泡；  
泡還沒有滅哪，  
誰懷疑泡裏的宇宙？

二十

如果我是嬰兒，  
我睡在誰底懷抱裏呢？——

舊 夢

父親雖不冷酷，  
但也許不及母親底溫和吧！

二十一

夢是夜來的不速之客，  
慣在不曾下請柬時來。

二十二

恆河沙數的羣星，  
沒來由地妝點這宇宙，  
畢竟有甚麼不得已？

二十三

時間是奇怪的軌道，  
只許開前進的車，  
誰也不能向後退。

二十四

西湖底微波，  
是美人底巧笑？  
錢塘底狂潮，

是武士底暴怒?——

不，

造化偶然的創作吧!

二十五

貪洗海水澡的羣星，  
被顛狂的海水幌盪得醉了；  
擁着赤裸裸的明月，  
突然跳舞起來。

二十六

最重的一下，  
扣我心鐘的，  
是月黑雲低深夜裏，  
一聲孤雁。

二十七

相思之燈，  
用戀愛之火燃着，  
相互地照徹心靈深處；

舊 夢

但燃料是甚麼呢?——

青春之酒。

二十八

當旁人不知道有秘密時，

何曾有秘密?

當旁人知道有秘密時?

何曾還是秘密?——

秘密之花，

沒有不植於公開之園的。

二十九

泥中呢?

水面呢?

誰作主呵?——

風是落花底司命。

三十

微倖之果，

汁最甘，



氣最芳，  
性却最毒；  
戕賊底力量，  
包藏於誘惑底香味中，  
能教人死而不悟！

三十一

記起來了，  
生平最苦悶的，  
是兩目俱盲的夢裏；  
光明底價值，  
直逼得靈魂底深處，  
發出一聲狂喊。

三十二

浮雲，  
慣用冷眼看人；  
變幻無常，  
正是他描寫人間的作品。

舊 夢

三 十 三

過 去 底 不 祥，  
用 改 造 來 祓 除；  
過 去 底 污 痕，  
用 刷 新 來 洗 滌；  
過 去 底 缺 陷，  
用 猛 進 來 填 平：  
但 這 都 是 懺 悔 之 花 底 果 實，  
不 是 怨 恨 之 樹 底 枝 柯。

三 十 四

有 意 義 的 死，  
是 長 養 自 由 的 肥 料；  
不 然，  
培 植 不 出 一 翦 自 由 苗 來，  
縱 使 死 的 千 千 萬 萬。

三 十 五

人 生 底 慰 安，

不是當前的現實；  
生命之海底航行，  
新大陸在未知的彼岸。

三十六

少年是藝術的，  
一件一件地創作；  
壯年是工程的，  
一座一座地建築；  
老年是歷史的，  
一葉一葉地翻閱。

三十七

文學家，  
誰能不帶羅曼氣呢？  
羅曼的精神，  
是文學底生命。

三十八

水底綠，

舊 夢

是借的山光吧？——  
但山底綠不是這樣。  
霞底紅，  
是偷的日色吧？——  
但日底紅不是這樣。

三十九

倘然胸中的磊塊，  
是空中的雲也似的，  
倒也容易消磨。

四十

水面的浪，  
是因風而起的；  
但浪何嘗不助成風動呢？

四十一

酒醒夢回時，  
是甚麼滋味？  
何況曉風殘月，

撩人心緒？

四十二

最能使人相思的是月夜，  
其次雪夜，  
其次風雨之夜。

四十三

死如果是有領域的，  
彼底國土一定無邊，  
永沒有人滿之患。

四十四

夜永遠是秘密的新婦，  
罩着重重的面幕；  
有時雖然揭去幾重，  
但終不全露伊底真面目。

四十五

空中無數的游星，  
伊們忙些甚麼呢？——

舊 夢

似乎失去生命了，  
正在那兒追尋哪！

四十六

幸虧雪還是比較地緩和的，  
零零碎碎地下；  
不然，  
不但凍，  
人也壓死了，  
如果整塊地下來！

四十七

能永久醉人的，  
只有藝術之酒；  
但也要看人們底酒量怎樣。

四十八

嬰兒底天真，  
和紅日下的白雪一樣，  
畢竟要漸消漸滅的；

但也許有高山頂上的永在。

四十九

戀愛是相互的藝術底作品，  
雪毯似地越滾越大，越塑越俊

的，  
戀人不過是一個核心。

五十

影子，

你爲甚麼儘依傍着人，  
不愛離人而獨立呢？

五十一

夢如果是靈魂底世界，  
愛做黃粱夢的，  
連靈魂也墮落了；  
幸虧還有一醒！

五十二

明鏡，

舊 夢

伊常常欺騙我，  
說裏面的影，  
就是外面的形。

五十三

自然底沈默，  
使人領會的力量，  
比一切言語文字都強。

五十四

催人早起的，  
是好鳥宛轉的歌唱；  
但也要不樂睡魔纏擾的，  
才聽得進去，  
怎奈昏迷不醒的人何！

五十五

從不曾瞧見過我底真面目，  
卻從不曾懷疑我底有無；  
究竟這個人人都有的我，



是幻覺!

是錯覺?

五十六

不睡的我，

怕深夜的柝聲，

杵也似地搗我底心坎；

沉睡的我，

盼殘夜的雞聲，

風也似地振我底心翼!

五十七

任甚麼空際飛行，

海底潛行，

怎及得思想之艇，

不仗着機械的飛潛，

卻非常地快捷!

五十八

宇宙是知識底擴張：

舊 夢

宇宙越小，

人生越大，

宇宙越大，

人生越小：

大宇宙裏的小人生，

總不及小宇宙裏的大人生有意

義。

五十九

風吹得滅的，

只是星星之火，

可奈燎原之火何！——

火到燎原，

風沒有不反作火底助手的呵！

六十

文學是有催眠性的，

文學家支配社會的魔力，

比宗教家還大！

六十一

自己底鼾呼聲，  
喚不醒自己，  
卻能攪擾旁人底清夢。

六十二

當柳絮沾泥，  
飛不起來的時候，  
柳枝不忍地喚道：  
『你們都被污了！』  
但是柳絮惱着說：  
『你怎地侮辱我們呀？』

六十三

水底本性，  
原是很愛和平的：  
怎地有時浪起了？——  
風不許他和平；  
怎地有時潮來了？——

月不許他和平。

六十四

大理石裏邊，

藏着無數寫生的圖畫，

這是誰底藝術？

六十五

案上幾拳不變的奇石，

何如天空善變的浮雲？

囊中幾粒有限的紅豆，

何如天空無數的繁星？

六十六

小草，

你妝飾了富貴人家底庭園，

卻受够了佢們底芟夷和蹂躪！

六十七

人們割了蜂兒底蜜，

不管蜂兒底飢饉，

蜂兒怎不罷釀呢？

六十八

我也知道晚霞不及朝霞底清麗；

但這邊的晚霞，

和那邊的朝霞，

不是一片嗎？——

只爭一面看作落日的，

一面看作初日。

六十九

鴛粟底毒性，

自然埋沒不了伊底豔質；

但伊底豔質，

也掩蓋不了伊底毒性。

七十

假如我是火星上的人類，

用着很精的望遠鏡，

窺測地面人類底塵戰，

舊 夢

和用着顯微鏡，  
窺測微生物底生存競爭，  
有甚麼兩樣？

七十一

夢中的世界，  
是絕對私有的，  
誰也不能相共。

七十二

和親戚故舊談不得天了，  
彷彿錯回到前生似的，  
原來思想也有輪迴。

七十三

活動，  
是生命力底表現；  
但體會生命底存在，  
卻在靜中。

七十四

哪兒有乾淨土呢？——

耶和華真不中用，  
空降了一場洪水，  
依然洗不淨地面。

七十五

有些人是瘋的；  
有些人是醉的；  
有些人是病狂的；  
有些人是夢囈的：——  
幸而只是有些人，  
萬一只有我呢，  
不瘋不醉不病狂不夢囈的？

七十六

一夜春雨，  
綠了多少田疇；  
一夜秋霜，  
黃了多少林壑：

舊 夢

如此神奇，  
怎不教畫師們慚愧！

七十七

青天白日之下，  
認識我心底光明；  
轟雷掣電之下，  
認識我心底勇猛。

七十八

北極曉呵，  
我讚美你；  
你這幾閃紅光，  
創造出黑暗裏的光明，  
地獄中的生命。

七十九

歸墳墓去吧，  
這許多行屍走肉，  
爲甚占領着活人底世界，



妨礙人們底生存？

八十

人們慣說：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但何以種愛情的，

只得着痛苦呢？

八十一

一聲聲的春雷，

喚醒多少沉睡的蟄蟲，

卻驚不破羲皇上人底好夢。

八十二

流水，

沒有住相；

但止水又何曾有住相？

八十三

地上太腌臢了，

爲甚麼不移居金星呢？——  
一半是捨不得明月。

八十四

全宇宙是藝術之海，  
詩人在藝術海中沐浴着，  
揮灑出幾星泡沫來。

八十五

新月，殘月，  
一樣可憐；  
但新月是嬌小的可憐，  
殘月是憔悴的可憐。——  
團圓前後呢？——  
卻未免帶點癡肥的可厭。

八十六

我還該祝我善哭吧，  
如果滴滴的淚，  
真是顆顆的明珠。

八十七

大膽的燕子，  
偷偷兒來了，  
又偷偷兒去，  
都不曾得我底許可。

八十八

游魚似的詩句，  
在心湖裏候着詩人下網：  
偶然覓得，  
是可喜的捕獲；  
偶然忘卻，  
是可惜的遁逃。

八十九

人底藝術，  
還容人獨占，  
還容人秘藏；  
只容人看不容偷的，

造化偉大的藝術。

九十

戀人底小影，  
只有戀者底眼珠，  
是最適當的框子。

九十一

與其向夢裏尋詩做，  
何如向詩中尋夢做呢？

九十二

生離死別，  
雖然是悲劇底好題材，  
然而局中人太難堪了！

九十三

我解不得玉連環，  
難道玉連環能夠解我？

九十四

海要是沒有波濤，

闊罷咧，  
怎算得壯呢？

九十五

這是他底迴光倒景哪，  
別作落日看吧，  
他早下去了。

九十六

睡是止眼睛底渴的；  
但眼睛是很饑的，  
充飢的是甚麼呢？——

藝術底賞鑑，  
風景底流覽，  
好書底閱看。

九十七

值得人一讀的，  
只是佳文；  
值得人一哭的，

舊 夢

才是奇文。

九十八

海爲甚麼有時洶湧起來？——

也許是看雲底樣吧！

九十九

黑暗擁抱着我呢，

赦我吧，

我禁不起你底恩寵！

一百

沈思，

最好是甚麼時候？——

太陽睡去以後，

明月醒來以前。

一百一

能做夢的，

誰也是創作者；

可是羅曼得很！

一九二二，二，六，在蕭山。

## 小鳥

一

小鳥，  
你何不一飛沖天？  
儘在屋角簷頭，  
噪些甚麼呢？  
難道羨慕那籠中的飲啄嗎？

二

如果枷鎖鐐銬，  
是一種榮典，  
一定有些人以此驕人，  
也一定有些人唯恐求之不得。

三

保抱扶持，  
原是母親底責任。  
但負責太過了，

舊 夢

也許妨礙嬰兒本能底發展！

四

在強烈的太陽光下，

能夠熟睡的：

不是服了麻醉劑，

也是失眠過甚的吧！

一九二二，三，一八，在白馬湖。



## 淚 痕

一

淚 痕，

袖 頭 襟 上，

有 這 許 多，

爲 甚 麼 不 洗 滌 呢？——

啊，當 初 灑 這 些 淚，

原 是 洗 滌 從 前 的 斑 斑 點 點 的。

二

你 給 我 吹 散 這 些 吧，

風 啊！

雲 霧 塵 沙，

伊 們 隔 離 了 我 和 日 月。

三

春 風，

也 做 起 夢 來 了，

舊 夢

伊在夢中溫存著我呢。

四

飛來了，

誰底歌聲，

鼓著電翼，

盤旋於我底兩耳？

五

兩心相印，

如果兩影相重似的，

人和人就容易互相了解了。

六

我安放在宇宙裏，

宇宙却安放在哪里？

七

洞簫，

你有多少幽怨，

要吹簫人給你代吐？

八

我用了極精的顯微鏡，  
也瞧不見我底年紀；  
我也許是沒有年紀的吧！

九

春夢，  
比雲還軟；  
可惜在日出以前，  
比露先消了！

十

詩人，  
你與其鑄成傷心之錐，  
何如鑄成照影之鏡？

十一

心頭的血，  
眼角的淚，  
筆端的墨，

舊 夢

揮成一片，  
才寫得出滿腔孤憤！

十二

戀愛是絕對不可分的：  
於數爲一；  
於質爲電子。

十三

星何曾替得月呢？——  
月墮星留，  
比星月雙沈，  
更難消受！

十四

當春風懣悔的時候，  
總扶不起樹底殘紅重上樹頭來！

十五

我勸梨花一杯酒，  
你不買燕支，

何妨露醉紅呢？

但是梨花拒絕了！

十六

誰說一江春水只是向東流？

一日十二時中，

我明明見他兩度回頭。

十七

羞了嗎，

落日？

紅著臉兒，

躲向青山背後去了。

十八

我住在海市蜃樓中，

誰也不信；

我卻信誰也住在海市蜃樓中。

十九

等到知道懺悔時，

舊 夢

已經化作蛾了。

要知道吐絲作繭，

正是春蠶底生意，

二十

依然墮落了，

畢竟美人兒命如紙薄，

沒福分長受春風擡舉！

二十一

有許多淚是向外流的——

是快淚；

有許多淚是向裏流的——

是痛淚。

快淚，

人生能得幾回流？

痛淚，

人生禁得幾回流？

二十二

是東風鼓舞著落花？

是落花絢爛了東風？——

沒有東風，

落花太沈靜了；

沒有落花，

東風也太平淡了！

二十三

未葉先花的，

是花底爭先呢？

是葉底躲懶？

二十四

欺星兒們遠了一點，

常常占領了地面之夜。

月兒也太自大了！

二十五

破曉了，

爲甚只聽得雄雞高叫，

舊 夢

雌的總不作聲呢？

二十六

要是我底腸子，  
有之江那麼寬，  
也無妨一日九迴了！

二十七

生命是一冊厚薄無定的書，  
幾時翻到最後的一葉，  
誰也不知道吧！

二十八

冬底世界，  
不曾和春訂出讓的契約，  
春怎地突然遷來了？——  
但當冬占領了秋底世界時，  
又何曾有甚麼契約呢？

二十九

長虹，



我知道你是整個的圈兒；  
爲甚麼吝嗇得很，  
只將一半給人看？

三十

山林間，  
松濤虎虎中，  
一杵疏鐘，  
陡然飛出，  
教人心動？  
還是教人心靜？

三十一

是替人垂淚的？  
是引人垂淚的？——  
詩人只寫出了自己，  
何曾顧到這些？

三十二

櫻桃花下，

舊 夢

慕 然 記 起，  
十 年 前 邂 逅 相 逢，  
也 有 這 麼 一 瞬！

三 十 三

落 花，飛 絮，  
虧 得 是 可 憐 的 生 命，  
慣 在 詩 篇，畫 幅 中 留 些 痕 迹！

三 十 四

沸 也 似 的 蛙 聲，  
單 調 如 此。  
何 曾 是 甚 麼 鼓 吹？

三 十 五

中 春 之 風 輕 輕，  
落 日 之 光 淡 淡。  
誰 最 配 消 受 這 風 光？——  
燕 翦。

三 十 六

當菜花披着黃袍，  
稱霸於綠野時，  
豆花不會屈服，  
依然黑白分明！

三十七

明明鏡在花前，  
爲甚花又在鏡裏？  
明明水在月下，  
爲甚月又在水裏？  
明明人在夢中，  
爲甚我又在夢中人底夢裏？

三十八

自從遠行人能不翼而飛，  
就使車輪生了四角，  
也不中用了！

三十九

玫瑰，

舊 夢

你如果不露色香，  
正不必學那荆棘！

四十

一盤螺旋形的香兒：  
從近心處下火吧，  
灰心太早；  
從遠心處下火吧，  
心也畢竟灰了：——  
教我從哪頭兒點起呢？

四十一

怎禁得如此心焦？——  
如其我是一枝蠟燭，  
也許不但流淚吧！

四十二

看月長圓，  
只是人們沒有這眼福罷了。  
既非地影橫遮，

月何會有不圓的時候？

四十三

誰解放黃金底奴隸呢？——

如果我有點金成石的指頭，

我願收拾起偏地黃金，

一齊還了他頑石底本來面目！

四十四

我雖然留戀那殘陽既墮以後的  
餘光，

我尤其歡迎這曙色將動以前的  
黑暗。

這黑暗原不是曙色底先驅，

却正是曙色最後的勁敵。

四十五

從毀滅朽腐中，

潛伏著新生命，

正是嚴冬底作用。

舊 夢

憑你雪鎖冰封的懷抱，  
也禁不起春雷一響！

四十六

窗間的蜂兒，  
何嘗不認識光明？——  
但要從玻璃上求出路，  
未免太不量力吧！

四十七

不能營獨立生活的藤花，  
你雖然把可憐的生命，  
點綴了你底寄主；  
然而你底纏繞也太緊了，  
大樹底負擔也太重了！

四十八

不妨的，  
無路可走，  
走就是了！

築成的砌成的是路，  
踏成的也是路呵！

四十九

有限的幾顆明星：  
其中的一顆，  
不幸被流星撞破而毀滅了；  
因而其餘的減少了吸力，  
改變了軌道了；  
只剩了倔強的一顆，  
依舊向人們照著。——  
咳，人羣底損失啊，  
豈但星羣！

五十

被人們豢養的，栽培的，  
往往失掉了獨立生活的本能。  
人類呵，  
你有多麼不祥！

五 十 一

柳絲沒有雨絲，  
織不就一幅春愁；  
就替人惜別時，  
也無淚可揮了！

五 十 二

不過是一種不通的假設罷了？  
時間如果是空閒底第四度，  
我們何以不能作古代旅行？

五 十 三

地毯，  
你底月兒，  
不肯夜夜給你光明；  
你何不土星似地長個光環，  
沒間斷地照耀你自己？

五 十 四

果然日局是天河中一粒芥子，



我們倒也不失爲芥子船中的  
旅客。

五十五

除非倒搖著活動寫真片，  
無從見因果顛倒的奇蹟。  
要夢游過去的黃金時代的，  
乘著這電影去吧！

五十六

蜂蜂蝶蝶，  
只自向花心各取所需，  
卻已經盲目地完成了自然底  
使命。

五十七

一縷游絲，  
也是生命底一斷片。  
花瓣兒呀，  
他惹著你時，

舊 夢

別把他看作等閒呵!

五十八

哲學嗎?——

望遠鏡上的寫真器罷了;

科學嗎?——

顯微鏡上的寫真器罷了:

身在三元世界中,

誰又能洞見甚麼本體呢?

五十九

在都市的,

沒有接觸自然的機會;

在鄉村的,

沒有賞玩自然的智慧:

如許自然,

只偶然供一二會心人底領略,

也未免太浪費了!

六十

近山

雖然秀色可餐，  
總不如似有若無間的遠山，  
更耐人尋味！

六十一

夢中流淚，  
醒後應該沒有啼痕，  
如果夢中是別有眼根的。

六十二

一粒微塵中，  
也許有微塵數的生命。——  
回頭看這微塵似的世界，  
我又何嘗不是微塵數裏一微塵！

六十三

我相信一切衆生，  
皆有佛性；  
但安知不是一切佛故現衆生身？

六十四

如今的東風，  
也讓桃李自由了；  
有誰來屋角籬頭，  
恰好相逢未嫁時？

六十五

築就了牢獄，  
把思想監禁了，  
但是他一瞬間就越獄而突飛了。  
掘好了墳塚，  
把思想埋葬了，  
但是他一瞬間就破塚而再生了。

六十六

在四圍山色中，  
終日和青山對坐：  
我看青山，  
不知青山看我也不看？

我看不厭青山，  
不知青山厭我也不厭？

六十七

明知太陽快要出來了，  
晨光將來接吻於眼簾了？——  
『擁著重衾再睡一回吧！』  
溫柔的黑暗之魔，  
也許還在夢中誘惑人們，  
教人們留戀著伊呢！

六十八

從瘦牛背上，  
看了縷縷的鞭痕，  
喫慣了的一日三餐，  
已經不容易下咽了。  
何況看了農夫額上的汗，  
何況看了農夫身上的癢，  
何況看了農夫手脚上的繭？

六 十 九

明月是擅長游泳的名家：

不論湖海江河，

不論溝池溪澗，

常常化身萬億，

到處去逢場作戲。

但當伊倦了的時候，

卻隔着紗也似的霧帳，

卻擁着絮也似的雲衾，

朦朦朧朧地睡去了。

七 十

就是南北兩極下那麼的長夜，

也還有得到點可憐的光明的

時候；

爲甚麼我夢中的夜裏不然呢？

難道日月都在黑海中淹死了嗎？

還是長期地被薄蝕着呢？

七十一

從懺悔之井裏汲取的淚泉，  
何曾洗得去罪惡底癩痕？  
但至善之靈苗，  
卻從灌溉中滋長了。

七十二

當村裏的犬，  
見衣冠濟楚的城裏人而不吠時，  
鄉村底混沌，  
已經七竅齊鑿而死了。

七十三

趁相思微微地睡去的時候，  
把伊絞死了，  
深深地埋在九幽之下；  
但當春信重來的夜裏，  
伊又從紅豆枝頭復活了。

七十四

## 舊 夢

竹儘管是虛心的，  
依然非常地倔強，  
而且富於反抗的彈性呢！

### 七十五

從我心裏跳躍而出的是詩，  
從我詩裏跳躍而出的是生命，  
從我生命裏跳躍而出的是心。  
我底詩，  
通過了我底心和我底生命。

### 七十六

一樹不曾相識的桃花，  
因為東風底招致，  
把我介紹於伊底面前了。  
不知東風是邀我看桃花？  
還是也讓桃花看我？

### 七十七

不會出山，



已經濁了；  
不幸的泉水，  
你受了在山者底污嗎？——

『不，  
這是入山者面上塵沙，  
這是入山者脚跟糞土。』

七十八

蜻蜓，  
你用這可憐的薄翼，  
支持着你底生命，  
不嫌孱弱嗎？——  
但是你也許用你底生命，  
支持着可憐的薄翼呵！

七十九

由蠶而蛹而蛾，  
是肉體底過去現在未來。  
三世因果，

舊 夢

也不妨作如是觀！

八十

萬花筒裏，

何嘗沒有相重的花樣？——

但相重的也不過花樣罷了。

八十一

爲甚麼喜心翻倒以後，

還有無數的淚珠呢？——

這都從過去的痛苦辛酸中迸  
出的，

是千磨百折的迴潮呵！

八十二

感着電流的，

覺得不可抗；

感着戀愛的，

也覺得不可抗。

電流呵，

戀愛呵，  
都是自然最強的驅使呵，  
究竟是一呢？是二？

八十三

隔年的燒痕還在哩，  
離離的青草，  
早從黃黑叢中重長了。——  
春風很得意地吹着，  
似乎笑放火人多事！

八十四

鷓鴣，  
你捉了多多少少的魚兒，  
能有幾條下咽呢？

八十五

自從不仁的地毯，  
吞噬了我底慈愛的母親，  
就沒人撫慰我了！

舊 夢

咳，天使似的母親底愛，  
畢竟超乎一切呵！

八十六

酒如果澆得平磊塊，  
世間有酒，  
人們胸中的磊塊，  
就應該和他不並立了！

八十七

就用精鐵闌干，  
也隔不開戀愛；  
除非只是第一帝國中人。

八十八

百年以上的老樹。  
你閱歷深了，  
難怪你憂鬱地沈默着呵！

八十九

明鏡在前，

何嘗能認識自己？——

鏡中的我，

明明是幻覺哪！

九十

不然吧！

如果我們從字典上塗抹了寫  
出愛的符號，

而且從聲帶上鎖閉了說明愛  
的機關，

人世間從此就沒有愛了嗎？

九十一

有些人畢生不曾流過淚，  
似乎是幸福了。——

幸福嗎？

也許是麻木吧！

九十二

沒有再比這事可咒詛的了，

污損或毀滅他人底藝術品；  
因爲這無異第二生命底傷殘呵！

九十三

微雲，

誰向遙空抹這一筆呢？

九十四

人在花裏，

花在風裏，

風卻在人心裏。

九十五

失掉了我以外的，

由我去找；

失掉了我，

由誰去找呢？

九十六

面上，

已經不牽如此，

何況心頭？

九十七

在錐頭上求立足地，  
也畢竟有站穩的時候呵。

九十八

鏡子能照見一切，  
何以獨漏了自己？

九十九

和誰開戰呢，  
撒了如許雹子？——  
不過損害了些春底創作罷了！

一百

春來依舊綠了，  
空心的樹啊，  
你大約不知道有人生憂患吧！

一百一

爲戀愛而流，

舊 夢

爲相思而流的淚，

比明珠還貴重？

一百二

這才是好詩哪！

詩人，

你能使人再讀，

你能使人不忍再讀，

你能使人不肯不再讀嗎？

一百三

故鄉，

可戀嗎？

爲甚我只覺得伊可厭呢？

一百四

燕子，

如果不爲雛燕，

你也未必營這新巢吧！

一百五



依稀還在耳呢，  
潮聲。

被驚醒的人們，  
早重新入夢了，  
雖然惺忪的還有幾個。

一百六

花呀，  
你謝了，  
春風也去了。  
還是春風送你，  
還是你送春風？

一百七

戀愛底本能，  
潛伏在中國人心裏，  
還是未開的鑛；  
不過發見了些鑛苗罷了！

一百八

舊 夢

填海的精衛呵，  
海就算被你填滿了，  
大陸不又變成了海嗎？

一百九

不嫌狂妄嗎，  
芭蕉？

你明明是弱草呵，  
也要模仿大樹！

一百十

不禁熱的炭呵！  
熱透了，  
心也灰了！

一百十一

怪道西湖也添了一痕春漲了，  
這是我昨夜獨揮的淚吧！——  
不信呵，  
有一彎新月，幾顆疏星作證呢。

一百十二

怎算得完全的生命呢，  
如果人生沒有戀愛？

一百十三

有如許荆棘蒺藜，  
有如許邱陵坑坎，  
上帝底創作，  
總算很不平凡了！

一百十四

別打結呵，  
人們！  
誰不知道解結難於打結呢？

一百十五

爲甚麼一模一樣呢？——  
原來是一個模型中鑄成的呵，  
這些黃金胎裏的產兒！

一百十六

舊 夢

算你勇敢吧，

撲火的飛蛾！

你怎地不向太陽猛撲呢？

一百十七

虎變了貓，

狼變了犬，

你們真是虎狼底不肖子孫呵！

一百十八

眼中的世界，

本來都是前塵；

戴色眼鏡的，

笑佢做甚？

一百十九

繞行地球一周的，

東加西減，

在過去的時間中相差一日。

假如駕着高速度的飛機：

東行的不難把年齡加倍；  
西行的也不難把年齡減盡吧！

一百二十

相映着的，  
江上芙蓉，  
天半朱霞。  
芙蓉似朱霞呢？  
是朱霞似芙蓉？

一百二十一

淚珠洗面的生活，  
是別離中的日課。

一百二十二

夜雨，  
你似乎打算給我洗盡春愁。  
但是相思種子，  
怎又從雨裏長新苗呢？

一百二十三

舊夢

遠遠的犬吠聲，  
許是夜半人歸的豫報吧。  
誰料只驚破了燈前短夢！

一百二十四

當地球不見月的時候，  
也難免這樣孤寂吧，  
——獨坐的我似的！

一百二十五

這樣的冰雪，  
那樣的風霜，  
怎樣禁得起呵，  
到處都是冷酷！——  
毫不費力地躺下，  
躲向溫柔的夢裏去吧！

一百二十六

是恆轉如瀑流呢？  
是遞傳如火種呢？

生命之謎呵!

一百二十七

能洗淨惡濁的世界，  
能補完破碎的人生的，  
只有如潮的熱血吧!

一百二十八

記得昨夜星辰，  
並非如此。——

哦，

今兒有月呵!

一百二十九

我願我底眼睛瞎了，  
保全世界底清淨。

一百三十

花就是重開了，  
總不是原來的花呵!

一百三十一

舊 夢

我底夢，

從微笑裏醒呢？

從慟哭裏醒呢？——

淚浸透了我底夢了，

還是從慟哭裏醒吧！

一 百 三 十 二

我在黑暗世界裏，

只有這一盞孤燈；

如果被吹滅了，

待怎樣呢？

一 百 三 十 三

過去的防禦線，

只是保護過去的；

未來的，

該重新築起呵！

一 百 三 十 四

淹得死人的，



戀愛底波瀾，  
是再險惡沒有的了！

一百三十五

三年前嘔出的斗血，  
彷彿還在那兒怨我底決絕；  
但這是你棄我而去呵！

一百三十六

愛高一度，  
妒高一度。  
測愛情的熱度表是甚麼？——  
嫉妒。

一百三十七

菩薩爲衆生病，  
我爲誰病呢？

一百三十八

愛底缺陷，  
果能月也似地重圓嗎？——

除非生命中靈光底互照。

一百三十九

『宇宙是一首大詩』，

詩卻是人生中的宇宙。

一百四十

戀愛是創造的，

不是佔據的。

但是各自創造，

只能各自賞鑑，

所以戀人是只能獨有的藝術品。

一百四十一

淚只是悲底發揮；

憤燄中燒時，

還有淚嗎？

燒乾了！

一九二二，五，七，在杭州寫畢。

## 花間的露珠

一

花間的露珠，  
到底徼倖呵！  
分了些花粉底芬芳，  
聽東風底分付，  
滴滴地從詩人底心頭，  
滴到詩人底腕底。

二

不幸富貴了，  
就不配在山林間生活了；  
牡丹呵，  
貧賤的姊妹們在笑你呢！

三

西湖，  
你勾引了無數游人，

却給了佢們些甚麼？

四

索性魂銷了，

倒也沒甚麼離情別緒了！

五

蝴蝶，

你如果殉花而死，

我一定用無數落花，

給你堆成墳塚。

六

無情呵，

又載去了多少離人！

遙遙的一聲汽笛，

代送別者哀鳴嗎？——

是你勝利的長嘯吧！

七

爲甚不獨立營巢，

儘管向人檐下住呢，  
燕子？

八

陷阱裏的人們，  
誰掘這陷阱給你們掉呵？——  
是你們底祖先，——  
也許就是你們自己。

九

沈睡的大地呵！  
怎地我們找不出一線光明來呢，  
在你底身上？——  
從鄰近的行星上看來，  
此時你也許是一顆明星呢！

十

當我發願洗淨這齷齪世界時，  
我便謳歌洪水了；  
當我發願殲滅這墮落人類時，

我便謳歌猛獸了。

洪水，猛獸，

果真只是可呪詛的東西嗎？

十一

誰說相思是苦的啊？——

比蜜還甜吧，

有這許多嘗不厭相思滋味的人們！

十二

也許是春錯了吧，

明明春盡了，

薔薇還對著我笑呢！

一九二二，五，七，在杭州。

## 流 螢

一

流 螢，

一 閃 一 閃 的。

雖 然 只 是 微 光，

也 未 始 不 是 摸 索 暗 中 的 一 助，

如 果 在 黑 夜 長 途 旅 客 底 眼 中。

二

看 徧 人 間 趣 劇 了 嗎，

青 蛙，

如 此 不 絕 地 狂 笑？

三

許 是 有 意 的 吧，

避 人 的 明 月，

招 來 幾 疊 浮 雲，

把 羞 顏 掩 住 了！

四

吼也似的中夜風聲，  
寂靜的心湖裏，  
也被捲起了許多逆浪！

五

星兒們，  
何不走近一點來呢？  
聽說你們都是有絕大光明的。

六

如果站在地軸上，  
打個迴旋，  
也不消自動了。

七

有無數的山，  
在那里表現不平，  
也就夠了；  
多事的風，



偏教水也和山爭起不平來!

八

吸人膏血的蚊子，  
與其說是無情的刺客，  
不如看作不仁的富人。

九

終有這一天吧，  
不願再浪費光明；  
太陽，  
我想你終有不再照地球的這一天吧!

有這許多不愛見光明的人們，  
有這許多愛在光明下面沈睡的人們!

十

我在春底懷裏睡慣了，  
春也在我底懷裏睡慣了。

舊 夢

夢兒沒來由地裹住了我，  
生生地把我和春隔離了。

春呵，

你也許我也似地悲哀吧！

一九二二，五，三〇在白馬湖。

## 看 月

一

人也看月；  
山也看月；  
水也看月：  
一樣的看月。

一樣的看月：  
人是用眼看的；  
山是不用眼看的；  
水是用全身作眼看的。

一樣的看月：  
人是自己看月；  
山是給人看月；  
水是教月自己看月。

舊 夢

人也看月；  
山也看月；  
水也看月；  
月也看月：  
一樣的看月。

一九二二，六，二，在白馬湖。

二

人影，  
在花裏；  
花影，  
在月裏；  
月影，花影，人影，  
都在水裏。

月彷彿是看花的；  
花彷彿是看月的；  
人卻分明是花月雙看的。——

可是看花的月，  
看月的花，  
花月雙看的人，  
一齊被水看了去了！

畢竟只是看月吧！

水啊！

要是沒有月時，

花也無影了，

人也無影了，

待看些甚麼呢？

一九二二，六，二在白馬湖。

三

明明是今夜明月，

偏愛說是舊時明月。

難道今夜月色，

還是舊時月色嗎？

與其說是舊時明月，  
何如說是明年明月？  
難道今夜月色，  
到明年不是舊時月色嗎？

且把今夜明月，  
當作明年明月看吧！  
如果愛看舊時月色，  
這不是預看了明年的舊時月色  
嗎？

要看舊時明月，  
是不可能的；  
要看明年明月，  
是或許可能的。

人生只有將來，  
怎地儘留戀那過去的舊時月色  
呢？

一九二二，六，二在白馬湖。

四

月兒說：

『我是特地給失眠的人們以慰  
安的；  
那些貪睡的人們，  
是不會領略我的呵！』

果然，  
當月兒出來時，  
看的人真是寥寥，  
其餘的都沈沈睡去了！

舊 夢

然而沈沈睡去的人們，  
何嘗都是不愛看月的呢？——  
被太陽底光和熱，  
驅使得倦極了，  
哪里還有看月底餘閒和福分呀？

月兒呵！

如果要給沈睡的人們以慰安，  
至少，

得向太陽提出減少驅使權底抗  
議呵！

然而孱弱的月兒，  
除了暫時遮住了太陽以外，  
只能從窗間牆隙中，  
偶然透進微光，  
一照睡人底夢境！



一九二二,六,二,在白馬湖。

五

在月光下，  
詩人底心是透明的。  
月光透過了詩人底心，  
更能從詩人底筆墨中，  
映到詩人底詩裏。

看不見天上的月，  
不妨看詩人心裏的月；  
看不見心裏的月，  
不妨看詩人詩裏的月。

天上的月，  
是不能常在的；  
詩人心裏的月，

是和詩人同在的；  
詩人詩裏的月，  
是不但和詩人同在的。

但是常人只能用眼看月，  
詩人却能用心看月；  
看詩人詩裏的月，  
是要眼和心並用的呵！

一九二二，六，二，在白馬湖。

六

把相思散給人間，  
自然是月兒底長技了。

然而相思種子，  
卻並非月中的出產，  
還是在人心裏。

特別的相思種子，  
是和日光不大相宜的；  
卻禁不起月光底一照。

愛受月光的，  
無過於相思種子；  
愛看月光的，  
自然也無過於心有相思種子的人們了！

一九二二，六，三，在白馬湖。

七

用歡笑的眼看，  
月是歡笑的；  
用悲哀的眼看，  
月是悲哀的；  
用狂醉的眼看，

月是狂醉的；  
用寂靜的眼看，  
月是寂靜的。

用小兒的眼看，  
月是個小兒；  
用女兒的眼看，  
月是個女兒；  
用戀人的眼看，  
月是個戀人；  
用詩人的眼看，  
月是個詩人。

人們眼底變幻吧，  
月何曾變幻哪？——  
不，月是照徹人心的明鏡，  
人心變幻了，

鏡影哪得不變幻呢？

一九二二，六，三，在白馬湖。

八

管住了月，

讓我獨看，

或是只許我底戀人同看；

我這樣想著。

然而月是不容佔據的，

只能公諸同好。

在地上看，

月好如此；

飛向月中，

不更好嗎？

我這樣想著。

然而月是純粹利他的，

只給地上人看。

天空只有孤月，

不嫌單調嗎？

何妨再造一個呢，

如果真有創造者？

我這樣想著。

然而月是不能有二，

除非指頭按眼時。

月兒那面有光時，

也許更好；

這一面似乎看膩了，

何不給我們看看那面呢？

我這樣想著。

然而月是半守祕密的，

除非移住別行星。

一九二二,六,三,在白馬湖。

九

聽說夜之女王——月兒，  
本來和太陽平分晝夜，  
而且夜夜長圓的。  
那時候的人們，  
住在晝夜通明的世界裏，  
沒一夜不看那團圓的月兒，  
好不幸福呵！

後來月兒起了野心了，  
嫌自己底世界太寂寞些，  
侵略那太陽底領域了。  
因而自己底世界，  
反常常讓那黑暗統治著；  
而且受了不能夜夜長圓的罰，

使人們減少了許多幸福了。

這傳說如果是真的，

月兒固然應該懺悔，

人們也應該給伊作贖罪的祈禱

呀！

然而有些人正在說，

『競爭是伊底美德；

缺陷是伊底美容』呢！

一九二二，六，三，在白馬湖，

十

地球是最愛看月，

而且無夜不看月的；

因為月兒是地球永遠的唯一的

戀人。



如果月離開了地球，  
地球底生活，  
一定非常騷動，  
也許生命就此喪失了。

即使並不離開，  
而只是不能見月；  
地球面前，  
也滿堆了重重的黑暗，  
飽受那沒光明的痛苦。

然而月兒終不免有背向地球時，  
雲咧，霧咧，  
又常常支起間隔的屏障，  
把黑暗之夜贈給地球。

這些孽還不是自作的；  
當自己底影掩住月兒，  
謝絕看月的幸福時，  
那真是地毬應該懺悔的呵！  
一九二二，六，四，在白馬湖。

## 秋 之 淚

一

秋之淚，  
冷落的，  
到底還是春之淚溫存呵！

二

情話留不住行人，  
悲歌留不住行人，  
用你底眼淚吧！

三

我爲甚麼生了眼睛，  
能見一切怪象，  
又能流淚呢？

四

如果以淚當酒，  
誰能飲這淚酒而不醉呵！

五

吸淚成潮的，  
也是月嗎？——  
許是相思之月。

六

這是淚洗過的面呵，  
情人！  
和你底吻相接時，  
辛呢？酸呢？甜呢？苦呢？

七

在淚泉底上流設個淚閘吧！  
然而淚神不服，  
終於冒過淚閘而泛溢了。

八

死別的淚，  
淚也許殉別而死；  
生離的淚，

舊 夢

如果 有生 一日，  
有 離 一日，  
淚 也 是 常 生 的。  
怎 說 生 離 勝 於 死 別 呢？

九

一 條 頸 練，  
用 淚 珠 穿 成 的，  
誰 能 掛 在 頸 上 而 不 散 失，  
就 贈 給 誰 吧！

十

人 們 慣 說：

『淚 盡，

繼 之 以 血。』——

血 也 盡 呢？

十一

有 如 許 的 淚，  
就 使 渾 身 都 是 眼，

也流不及呵!

十二

果然流淚成河，  
也許能用相思之船，  
載得遠行人歸來吧!

十三

舊時的淚，  
殉舊時的花而同葬了；  
今日的淚，  
又伴今日的花而同發了。  
然而太淋漓了，  
不留些給明日嗎？——  
呀，明日的花前，  
自有明日的淚呵!

十四

淚倘然不是噴泉，  
爲甚不絕地逆流而上呢?

十五

收回你底淚吧，  
眼前不見了承淚的盤了！  
別說能發不能收，  
收回你底淚吧！

十六

痛哭之淚，  
能灌溉那歡笑之花。  
誰知歡笑之花，  
又胚胎著淚種呢？

十七

憑你是怎樣祕密的隱痛，  
總瞞不過淚神，  
輕輕地給你隨意洩漏了。

十八

給你看吧，  
我底心跟着淚出來了！

十九

即使用微笑掩住了淚，  
這一笑裏，  
早吐露了淚底秘密了！

二十

聽說秋海棠是淚化的。  
但我不願我底淚化作秋海棠，  
我願化作秋露，  
徧灑秋海棠上，  
洗去伊底憔悴可憐之色！

二十一

從淚眼裏看月，  
月有時成雙了。  
月呵！

這是你對於流淚者底驕傲嗎？

二十二

秋光射入我底眼底，

## 舊 夢

彷彿繩入淚井裏的汲淚之繩。

但是我底淚，

只爲悲秋而流嗎？

### 二十三

銀灰色的淚，

變成玫瑰色了。

這是愛底結晶呵，

何曾是血？

### 二十四

導源於良心的淚，

是從墮落之淵裏採取良心的雙  
繩。

然而要是良心霉爛了，

或者已經葬在陰很之魚底腹中  
呢？

### 二十五

告訴你：



我底淚如果流盡了，  
就是我底心燈之油燃盡了！

二十六

夜來多少孤眠淚，  
枕頭是知道的。

但知道的也只有枕頭哩！

二十七

原來淚神也愛旅行的，  
連夢境也阻不住他底游蹤。

二十八

這回壓倒江潮底洶湧了，  
當我灑淚渡錢塘的時候！

二十九

吐淚不得，  
咽淚不能，  
在眼輪中旋轉時，  
比利錐刺眼還痛啊！

三十

纏綿宛轉的一封書，  
如果看時和淚看，  
就不孤負那寫時和淚寫了！

三十一

淚底宗教，  
是不容易創造的呵！  
聽說淚神是淚瀉爲湖，  
在自己底淚湖中自沈的。

三十二

便不波的心井也波了，  
淚能滴滴滴在人們底心上。

三十三

淚是人身底瀑布吧！  
瀑布是起於源頭底不平的；  
淚底源頭，  
也是不平呵！

三十四

洪水不可湮，  
淚也是不可湮的。  
無聊的慰藉，  
不過是湮洪水的手段罷了！

三十五

『涓涓不塞，  
將成江河；』  
塞住了我淚底涓涓，  
塞得住人們淚底涓涓嗎？

三十六

恩也淚，  
怨也淚，  
恩怨分明都是淚。——  
忙煞兩行眼淚，  
滿腔恩怨一齊揮！

三十七

舊 夢

秋雨似的淚，  
和淚似的秋雨爭流；  
秋雨晴了，  
淚還沒有晴意。

三十八

寫淚入詩，  
詩還是詩；  
化詩成淚，  
詩便是淚了。——  
是淚？  
是詩？

——一片！

三十九

這是用淚沁透了的詩呵，  
別作詩看，  
只作淚看吧，  
如其有能下同情之淚的讀詩人！

四十

我不願讀詩人墮淚，  
我底詩也未必能使讀詩人墮淚。  
但是我底淚，  
卻從我底詩裏，  
墮在一切能墮淚人底面前了！

四十一

是有情人，  
才識得淚底滋味：  
這一把淚，  
把詩心瀉給天下有情人；  
這幾行詩，  
把淚痕寫給後世有情人。

四十二

淚是自然瀉出的，  
不是將詩榨出；  
詩是自然寫成的，

也並非用淚堆成。

四十三

淚痕自有乾時；  
留在詩裏的淚痕，  
總比較地不容易乾吧！

四十四

凡是詩，  
都有淚痕的：  
沒有分明的淚痕，  
也一定有隱約的淚痕作背景呢！

四十五

咳，秋氣重了，  
淚痕多了，  
詩心苦了！

一九二二，八，一五，在杭州寫畢。

## 落 葉

一

落葉，

只有西風是你長途的伴侶嗎？

流水何如？

二

人家嫌你暴，

我還嫌你弱呢；

風啊，

你終不能掃淨一切！

三

蟲何曾愛占領秋底世界呢！——

不得已而發聲，

受了秋氣底逼迫吧！

四

如果不被人吹，

簫也樂得不作聲的。

空空洞洞的簫，

怎禁得抑抑鬱鬱的人，

嗚嗚咽咽地吹呢？

五

利嘴迎人的秋蚊，

大約看不慣世態炎涼，

給人們痛下一針吧！

六

秋雨是能使人愁悶的。

但解了旱苗底枯渴，

也能得農夫底謳歌呢！

七

怎也說：

『飢了！飢了？』

蟬是只慣吸風飲露的哪！

難道司秋之神，



尅滅了你底風糧露餉嗎？

八

這樣纏綿稠疊，

比冷酷的世情厚得多了，

誰說秋雲薄呵！

九

合起來吧，

天心一半，

江心一半！

把江心底一半，

補在天心，

月兒不是團圓了嗎？

十

假如我是一顆螢火，

能有微光照着自己，

也不怕被風吹滅了！

十一

舊 夢

似乎遺失了甚麼了；  
秋風底重來，  
是找尋伊所遺失的吧！

十二

小心呵，  
秋後之蝶，  
別再作欺負秋花的業了！  
浮浪的生涯還有幾時呵？

十三

黃昏站在我底面前，  
用黑暗之吻吻我了。  
請你恕我！

我不燃起孤燈，  
怎麼認識你呢？

十四

我感謝送我過江的滾滾秋濤，  
但你却使我冒了幾乎失足的險

了!

十五

狂暴，

自然是風雨底不仁。

但大塊底憤懣，

教伊怎樣發洩呢？

十六

得到一星兒微笑了，

在我剛掀開夢幕而出的時候。

但黑暗立刻告訴我：

『長夜之幕還橫在你底面前呢!』

十七

不幸的秋蟲呵，

你不過能唱唧唧之歌，

也被籠到城市中而商品化了!

十八

自從秋娘嫁給續娶的自然，

不是伊親生的兒女，  
都難免遭酷虐的摧殘了。

秋娘呵，

你甘作嫉妒的繼母嗎？

十九

『世上該有平的山吧』，

我這麼想着。

秋風說：

『待我來把伊吹平了！』

二十

你也是競技運動底選手吧，  
受人豢養的蟋蟀呵！

二十一

葉兒隨意辭枝，  
似乎是自由了。

然而畢竟也受秋風底壓迫呵！

二十二

無過於早晚霞光底創作了，  
能成最綺麗而最變幻的文章的！  
哪得不低首而折腰呢，  
單調的長虹呵？

二十三

雨後的雷峯塔，  
腰以上，  
被溼濛濛的秋雲葬了。

二十四

高峯上的石筍們，  
別驕矜了！

『你不過是幾塊礁石罷了；

難道我們永遠沈埋嗎？』

海底的兄弟們這麼說呢！

二十五

吹坍不得巨室底樓臺，  
秋之颶風呵！

漂沒不得富家底倉廩，  
秋之洪水呵！

二十六

蓮子底心，  
何以這樣苦呢？——  
許是因爲藕底心太玲瓏了。

二十七

促織，  
你只能促人們底織嗎？  
絡緯似乎在作工了，  
然而絡的緯在哪兒呢？

二十八

熱不過的，  
要算拜金者底心了。  
怎奈黃金之神底面，  
比秋風還冷酷何！

二十九

沒入暮雲深處的飛鳥，  
你衝破了宇宙底牢籠了嗎？

三十

無晝無夜地悲歌狂嘯，  
這也是秋風底自由。

然而人們禁不起你這音樂底犧  
牲呢！

三十一

海雖然狂得甚麼似的，  
總吞不下青天呵！

三十二

一閃一閃的——  
眼也似的星，  
只愛看那黑暗的夜色；

舊 夢

窺破了夜底秘密不會呢？

三十三

小小的不會成熟的生命，  
也跟著秋林落葉掉了！

一九二二，八，二七，在蕭山寫畢。



快樂之船之羣十九首

春底復活之羣十四首

## 快樂之船

一

一隻快樂之船，  
正從痛苦之海底那邊，  
對着我駛來。  
浮沈在痛苦之海中的我，  
望見了桅影，  
就大聲呼救；  
然而狠心的船主，  
竟不理我而駛過去了！

二

倦了的光明，  
是以夜爲牀而酣睡的。  
星啦，月啦，

不過夢境中的表現。

三

心是祕密底巢窟嗎？

爲甚心中毫無祕密底影子呢？

祕密說：

『要是我有影子，  
就不成爲祕密了。』

四

死呵，

你也是活着的吧！

不然，

怎能漸漸向我面前來呢？

五

詩人底心，

舊 夢

是不能把詩關住的，  
當詩不耐煩住在詩人心裏的時  
候。

六

這麼多的星，  
讓我摘下幾顆何妨呢？——  
剛伸出手去，  
星兒們齊說：

『別動手啊！

你以為你底手比眼還長嗎？』

七

永遠……，  
人愛說的是——

『永遠……』。

『永遠』嗎？

一瞬也似的人生，  
從哪兒找出個『永遠』來呢？

八

你要求渺小底擴大，  
短促底延長嗎？  
你要求缺陷底滿足，  
疑謎底了解嗎？  
然而能給你這些的是誰呢？

九

我要一面鏡子，  
——能照出我自己的鏡子。  
可是這必要是我自己的啊！

十

都是些靈魂不會相見的陌生人

哩，

環繞着我而天天見面，  
並且還有稱爲朋友的。

十一

無限的冷酷，

——四面包圍着我的。

我住在冰牢雪獄中嗎？——

不，壁壘森嚴的黃金之陣哪！

十二

眼前有了甚麼了，

這樣俯首沈思似地注視？

十三

我是沒有故鄉的；

到處都是我底故鄉，

到處都是我底異國。

十四

與其唧唧噥噥地讚美，  
何如悄悄默默地領略？  
明月是不愛嘈雜的喲！

十五

越是熱鬧場中，  
偏越覺到可怕的寂寞，  
人羣中孤立的我呵！

十六

城基底土，  
問層層壓着的城磚說：  
『你們幾時崩倒呀？』

十七

蜿蜒屈曲的一線，  
似乎也有光明，  
這也是蠕蟲生命底痕迹哪！

十八

溫暖是可愛的，  
焦灼是可怕的，  
情感也似的火呵！

一九二二，一一，二九，在蕭山寫畢。



## 春底復活

一

失了生命的春，  
於今復活了，  
從昨夜悄悄的東風裏。

二

燦爛的春底生命，  
原是常在的；  
不過睡也似地蟄伏一回罷了。

三

夏底長養，  
秋底肅殺，  
冬底枯槁，

舊 夢

都在春底夢裏。

四

好夢，惡夢，  
一重重地驚破了；  
幸運的東風，  
徼倖作了個春底返魂使。

五

誰說去年的春去了？——  
無形的春，  
無時不在人底心裏。

六

人心裏的春，  
隨時可以復活；  
爲甚春魂再返，

定要東風？

七

去年揮淚送春時，  
『此去幾時回？』  
記得將春問。

八

何曾約下歸期？——  
只要人心活着，  
青春終有再來時。

九

再來——爲甚？——  
丟不下的，  
不是花花絮絮，  
只是惜春心一片。

十

雨妒風欺——不怕，  
蝶掠鶯捎——不怕；  
卻怕春不再來時，  
人心孤寂。

十一

人心底孤寂裏，  
原含着無限春心；  
人心底纏絲，  
春心底纏絲，  
——一片。

十二

悔去年放將春去，  
被春心拋得人心遠！

十三

如果不放將春去，  
人心也許將春賤。

十四

如今復活的春，  
在生機垂絕的人心中重現了；  
春心底纏綿，  
人心底纏綿，  
依然一片。

一九二三，二，五，在蕭山。

## 風 雲

### 風 雲

朗朗的一片青天，  
沒有一點兒不明。

雲啊雲，

你偏要罩他一下，

不許他乾淨！

澄澄的一泓綠水，  
沒有一點兒不平。

風啊風，

你偏要扇他一下，

不許他安靜！

雲啊雲，

風啊風，  
我不管你是和非，罪和功。  
你遮星蓋日，  
掀波作浪，  
賣弄你底手段，  
硬充做英雄。——  
呸，我偏瞧不起你這英雄！  
一九一九，六，一〇，在杭州。

盼月

我天天盼月華，  
我天天盼月華！  
不盼甚麼瓊樓玉宇，  
不盼甚麼僊兔靈蟾，  
總爲你比日雖幽，  
比星卻朗，  
光明還大！

挨過了黑蒼騰的月盡夜：  
到初三才像個鉤兒掛；  
到十三算像個球兒賽；  
到二十三又像個弓兒卸。  
你怎圓得這麼難，  
        缺得這麼快？

真美滿的光明沒幾時，  
長教我心兒怕……怕也！

咳，這還怪我底因循苟且，  
        真也難怪你呵！

要光明怎靠人家，  
我自家造一盞長明的燈兒來代  
你吧！

一九一九，六，一九，在杭州。



救命

一個活跳的人，  
掉下在一眼深深的井。  
井裏面又黑暗，  
又潮溼，  
又冰冷。

跳是跳不出，  
活也活不成，  
沒奈何大聲地喊『救命！』

旁人聽了佢『救命』底喊聲，  
趕緊地掛下一條長繩，  
叫佢雙手牽著繩頭兒上升！

『喂，朋友！

你要活命，

你要自己起勁！』

## 舊夢

呼!呼!!呼!!!抽……

抽了一個空。

不知是佢底手兒不動，

還是牽得太鬆？

『喂，朋友！

你要是不起勁呵……

單靠著我底起勁，

一點兒也不中用！』

一九一九，八，一，在杭州。

## 可怕的歷史

可怕啊，我那過去三十九年的歷史，

深深地盤據在我底腦子裏！

我思想要努力地向前，

伊歷史是拚命地在後邊拉著你。

\*

\*

咳，你這阻礙我進步的東西！  
我恨不得劈開腦殼，  
洗淨了過去殘留的痕迹！

一九一九，一〇，三，在杭州。

雪

雪！

你下來做甚麼？

你不是說：

『這世界太黑暗了，

我下來給伊明白點』嗎？

哼，憑你裝得很像，

無非是表面的幌子，

暫時的現狀！

等到那真正的光明一放，

你底惰性發了，

一霎時現了流水底原形，

還不是和沒有下來一樣！

一九一九，一二，二五，在杭州。

### 淘汰來了

回頭一瞧，淘汰來了！

那是吞滅我的利害東西哪！

不向前跑，怎地避掉！

待向前跑，也許跌倒——

唔，就是跌倒，掙扎起來，還得飛跑！

要是給他追上，

怎禁得他底爪兒一抓，牙兒一咬？

咳，淘汰啊淘汰，

你爲甚麼苦苦地追上來！

你要是追得慢點兒，

我還不妨偷點兒懶。

你如今追得這樣緊，

我沒法兒只有努力地向前進。  
咳，都是你苦苦地追上來，  
累得我欲罷不能，  
還要惹人稱奇道怪！

淘汰說：

『你別怪我！

你還得謝我拜我！

要不是我苦苦地追上來，  
你進步怎地這樣快？——

啊，我卻要怪你了！

要都像你這樣地拚命向前跑，  
我怎地得一個飽？

你瞧！倒是那倒行逆施迎上我  
來的糊塗東西好！』

一九一九，一二，三〇，在杭州。

這沈吟……爲甚

桌面平平地鋪著雪白的箋兒，  
筆尖飽飽地蘸著漆黑的墨兒，  
待仔細地商量著，

怎地描摹得出我這一顆玲瓏的  
心兒。

剛提起筆的當兒，  
驀地裏一會子沈吟——  
呀！這沈吟……爲甚？

爐裏慢慢地焚著旋渦卷的香兒，  
杯中淺淺地泛著落日般的酒兒，  
待從容地斟酌著，  
怎地溫存得轉我這一顆冷落的  
心兒。

剛端起杯的當兒，  
驀地裏一會子沈吟——

呀!這沈吟……爲甚?

呀!驀擡頭月在天心,

驀低頭花在庭心。

且起去,徘徊月下,

徙倚花陰,

驀地裏又是一會子沈吟——

呀!這沈吟……爲甚?,

怎地有圓哪缺哪?

月!你也許沈吟?

怎地有開哪謝哪?

花!你也許沈吟?

就算月也沈吟,

花也沈吟,

這都是月 and 花底沈吟。

到底我這沈吟……爲甚?

## 舊 夢

參得透這沈吟……爲甚，  
也許就虛空粉碎，  
大地平沈！

一九二〇，五，二五，在杭州。

## 雙 瞳

你，雙瞳裏有我；  
我，雙瞳裏有你。  
我看我，借著你底雙瞳；  
你看你，也在我底雙瞳裏。  
我和你有這兩個雙瞳，  
還要那明鏡——怎地？

一九二〇，五，二八，在杭州。

## 愛——怕

我常常說：

『人要給人家可愛，



別給人家可怕!』

但同是一頭貓:

孩子見了他,愛他,

鼠子見了他,怕他:

這是爲的甚麼呀?

一九二〇,五,二八,在杭州。

### 寄大悲

大悲,

我們一別七年了!

還記得嗎?

還記得七年前嗎?

記得七年前,

你在我底故鄉,

在我故鄉底劇場,

把『西園公子』底身分,

舊 夢

代作『南國佳人』底模樣。

記得你常常用清新的藝術，  
感動頑舊的社會。

記得你常常從男子底淚裏，  
流出女兒底心；  
又常常從女兒底相裏，  
顯出男子底美。

這些影事，  
到而今，  
還是歷歷心頭，  
塵塵眼底；  
一回想像，  
一回歎歎！

隔了一年，

又得到你底化妝小影，  
到而今，  
還是珍藏篋裏；  
一回展看，  
一回歔歔！

我也不說甚麼『一日三秋』，  
也不說甚麼『相思千里』。  
只覺得這七年來，  
眼底心頭，  
常常有一個你。  
但不知有沒有一個我，  
常常在你底心頭眼底？

一九二〇，五，二九，在杭州。

燕子去了

燕子，

## 舊 夢

你去了!

是你去的時候了!

你來的時候,

我沒有邀你;

你去的時候,

我也沒有留你。

來來去去,

原是你底自由;

你又何必呢呢喃喃含含糊糊地

說:

『走了走了!』

一九二〇,五,三一,在杭州。

## 月夜

薄薄的一片紗也似的輕雲,

鬆鬆地籠著一顆珠也似的明月。

伊怎地懶懶地羞也似地不出來,

拋撇了伊管領的悄悄地睡也似的靜夜？

遠遠地隱隱約約嗚嗚咽咽地乙……五……合……乙……一縷洞簫聲，

一抑一揚一揚一抑地被陰雲壓下了，  
吹不破鬱幽杳靄的黃昏。

分付他莫留戀著樓頭欄底，  
好煩那拂拂的微風扶起，

反反覆覆地飛上雲端，  
捧出那珠也似的明月，  
彷彿和伊接吻！

月也不羞了，  
夜也醒了，  
雲也沒意思了，  
簫也不作聲了。

只有那拂拂的微風，  
還在那兒鼓舞那水底的雲影，月影。

一九二〇，六，一，在杭州。

## 風 雲

(二)

真的我

從我底頭頂上掀翻了天，

腳底下抽掉了地；

從我底認識裏抹淨了空間和時間，

心性中燒光了生和死：

那麼，我在哪里？

『咄！本沒有甚麼天，

沒有甚麼地。

哪來的空間和時間？

哪來的生和死？

更不消說，哪里有一個你？』

不，天，地，空，時，生，死，我，  
就算都起於無始來一念底癡；  
但是要沒有真的我，  
怎說得個『妄由真起』？  
那麼，我在哪里？

真的我在哪里？

何必掀翻，抽掉，抹淨，燒光？  
就在那天，地，空，時，生，死裏。

一九二〇，六，三，在杭州。

舟行晚霽所見

點點滴滴地敲篷雨過了，  
自起推篷，  
領略那雲水雙清的淺涼初夜：  
西邊雲際，  
一道暗虹微缺；  
東邊水底，

舊 夢

一片流光明滅；  
搖曳著一抹淡墨似的浮雲，  
吞吐著一丸水精似的明月。  
波平也，  
一奩冰鏡似地嵌著；  
波皺也，  
一顆雪球似地轉著；  
風徐徐也，  
一串聯珠似地攢著；  
風緊緊也，  
一叢碎金似地閃著。

有的說：

『這是畫工不染塵埃的清景；』

有的說：

『這是詩人不食煙火的靈境；』

有的說：



『這是哲學家劃分真妄的玄機，  
科學家剖析色光的實證：』

是耶非耶？——

無非因緣會合的幻影！

擡眼望天東，

別錯認那雲移，

作伊月動！

伊無量的光明，

正靜靜地朗照虛空，

絕不受那風波底簸弄。

願伊明月印入我心中，

照斷那無始以來的無明業種！

願我心融入伊明月中，

照破那無盡衆生底生死迷夢！

一九二〇，六，三，在紹興曹娥道中。

對鏡（一）

鏡外一個我，  
鏡裏一個我；  
居然兩個我，  
裏外相對坐。

鏡外算我我，  
鏡裏不算喚他我；  
喚他一聲『你』，——  
大約你也以為可。

人說『你緣我』，  
我也覺得佢不錯；  
但是我只瞧見你，  
不能瞧見我。

究竟怎樣一個我，

我沒瞧見過；  
到底像我不像我，  
甚麼是證左？

跳不出鏡外的你，  
跳不進鏡裏的我，  
隔著一層鏡，  
畢竟是兩個。

不要只說你像我，  
不妨就說你是我。  
怎地能教你是我？——  
一拳打得鏡子破。

一九二〇，七，二六，在杭州。

### 對鏡（二）

——答玄廬讀大白底對鏡——

舊 夢

一拳打得鏡子破，  
鏡裏我歸鏡外我。  
若說破鏡碎紛紛，  
這破不是澈底破。

怎樣才叫澈底破？——  
鏡也沒來拳也沒。  
果然拳沒我也沒，  
哪兒來的破的我？

一九二〇，九，二二，在杭州。

讀大白底對鏡(附) 玄廬

七月三十日底覺悟，載大白一篇「對鏡」，結句說：「一拳打得鏡子破。」哈哈，大白這一拳是不是真個打在鏡子上，且不管他；可是讀者讀到這一句，就像頂門

受了這一拳似的。我因做了  
這首詩還問大白

鏡中一個我，  
鏡外一個我；  
打破了這鏡，  
我不見了我。——  
破鏡碎紛紛，  
生出紛紛我。

我把我打破，  
一切鏡無我。  
我把鏡打破，  
還有破的我。  
破的我也破，  
不知多少我。

一 顆 月 (一)

天 上 一 顆 月，  
水 底 一 顆 月；  
同 是 一 顆 月，  
真 假 有 分 別。

天 上 一 顆 月，  
水 底 一 顆 月；  
本 來 一 顆 月，  
怎 說 有 分 別？

天 上 一 顆 月，  
水 底 一 顆 月；  
明 明 兩 顆 月，  
怎 說 沒 分 別？

天 上 一 顆 月，

水底一顆月；  
只是一顆月，  
虛妄生分別。

一九二〇，七，二六，在杭州。

一顆月（二）

——答玄廬讀大白底一顆月——

要沒天上月，  
哪來水底月？  
因果本不二，  
何處生差別？

一人千隻眼，  
只見一顆月；  
千眼五百人，  
那才起差別。

舊 夢

水底原幻影，  
本來不是月；  
眼外也無月，  
妄見成差別。

一九二〇，九，二二，在 杭 州。

讀大白底一顆月(附) 玄 廬

天空一顆月，  
水空一顆月：  
說是兩顆月，  
明明二即一；  
說是一顆月，  
明明一加一。

我見天空月，  
不見水空月；  
我見水空月，



不見天空月，  
若生千隻眼，  
定有五百月。

### 立秋日病裏口占

西風拂拂忽相過，  
一縷新涼襲被窩。  
落葉聲低偏到耳，  
立秋消息病中多！

一九二〇，八，八，在杭州。

### 問西風

西風，  
你送了些涼來，  
趕了些暑去，  
你底事算完了嗎？

舊 夢

窗前這許多落葉，  
原都是你作踐的。  
作踐下來也罷了，  
怎還把他洗洗沙沙切切壳壳地  
亂轉著玩？

梁閒的一雙燕子，  
已經行色匆匆了。  
留佢倆不住，  
你打算送佢倆到甚麼地方？

你可能領會我底密意，  
飛到菊花底魂那兒，  
告訴伊，  
『早點兒放』？

牆陰石罅，

唧唧……唧唧唧……咽斷涼露的蟲聲，

雲端月下，

剛啊……剛啊……叫破長空的雁聲：

你怎地都送到我枕上來？

你去年來的時候，

給捎了場病來，

一年來累得我好苦！

如今你又來了，

不該仍給捎了去嗎？

一九二〇，八，一四，在杭州。

### 促織

一番雨過一番涼，

四面蟲聲比雨狂。

促織何須狂促織，

有人袖手看縫裳!

一九二〇,九,一五,在浙江病院。

愛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神光,籠罩著  
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  
底籠罩!

我心裏的密眼,看你浴著光波舞  
蹈。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妙樂,供養著  
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  
底供養!

我心裏的密耳，聽你和著樂聲歌唱。

如其你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鮮花，擁護著  
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  
底擁護！

我心裏的密鼻，聞你含著花香吞  
吐。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靈泉霑潤著  
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  
底霑潤！

我心裏的密舌，合你漱著泉珠交  
吻，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醇酒，醺醉著  
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  
底醺醉！

我心裏的密身伴你擁著酒雲齊  
睡。

如其你願長住在我底愛裏，  
我用我滿心的愛底迅電，攝引著  
你。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你只受我  
底攝引！

我心裏的密意，和你感著電流互  
印。

倘使你不願呢，

吾愛，憑你蹂躪了我底心，我不能  
粉碎了我底愛。——

吾就粉碎了我底愛，這粉碎了的，  
還是永遠和宇宙同在。

一九二〇，一〇，一，在杭州。

### 心印

過來啊，吾愛！

你試把你底眼，覷著我底胸！

我底心，畫也似地在你底眼前掛  
著。

但越是不祕密的心畫，也許越不  
是你底眼能見。

過來啊，吾愛！

你試把你底耳，貼著我底胸！

舊 夢

我底心，樂也似地在你底耳邊奏著。

但越是不祕密的心樂，也許越不是你底耳能聽。

過來啊，吾愛！

你試把你底鼻，嗅著我底胸！

我底心，香也似地在你底鼻端熏著。

但越是不祕密的心香，也許越不是你底鼻能聞。

過來啊，吾愛！

你試把你底舌，舔著我底胸！

我底心，蜜也似地在你底舌尖抹著。

但越是不祕密的心蜜，也許越不



是你底舌能嘗。

過來啊，吾愛！

你試把你底身，偎著我底胸！

我底心，花也似地在你底身旁開  
著。

但越是不祕密的心花，也許越不  
是你底身能觸。

告訴你，吾愛！

這不是你不能，這是你五根底不  
靈。

你別用你底眼，耳，鼻，舌，身呀！

你只用你底心！

告訴你，吾愛！

只有心和心，才能交羅地互印。

一九二〇，一〇，二，在杭州。

丁 甯 (一)

一 聲 去 也，  
又 是 一 番 鄭 重 丁 寧。  
你 那 樣 的 鄭 重 丁 寧，  
要 不 是 我 底 心，有 誰 能 聽？

我 靜 靜 地 做 著 我 底 心，  
翕 受 你 那 一 聲 聲 的 鄭 重 丁 寧。  
我 心 裏 同 時 起 了 一 聲 聲 的 回 聲，  
和 你 那 鄭 重 丁 寧，一 聲 聲 地 相 應。

我 知 道 你 也 正 靜 靜 地 做 著 你 底  
心，

翕 受 我 這 一 聲 聲 的 鄭 重 丁 寧 底  
回 聲，

你 心 裏 也 一 定 同 時 起 了 一 聲 聲

的回聲底回聲，

和我這鄭重丁寧底回聲一聲聲地互證。

誰底丁寧？誰底回聲？

幾番往復，紛紛紜紜地交互得不分明。

分明，就只一個丁寧，起了無數的回聲；

這無數的回聲，就只兩個鏡也似的心靈裏的重重影。

從這重重影裏，

證明那兩個心靈，就只一個心靈。

所以你那樣的鄭重丁寧，我這樣的鄭重丁寧底回聲，

除是我和你底心，沒誰能聽！

一九二〇,一〇,一一,在杭州。

丁寧(二)

聽!聽!!

丁寧!鄭重丁寧!!

這是你心裏的音樂,

琤琤琮琮的無絃的琴聲。

聽!聽!!

丁寧!鄭重丁寧!!

這是你心裏的飛瀑,

琤琤琮琮的不滴的泉聲。

聽!聽!!

丁寧!鄭重丁寧!!

誰拈著花,誰指著月,

作你那鄭重丁寧底憑證?

聽!聽!!

丁寧!鄭重丁寧!

就拈著花,就指著月,

也作不了你那鄭重丁寧底憑證。

一丁寧就無從證明,

越丁寧越無從證明。

分明,各有各底密證,

你也無庸鄭重丁寧,我也無庸聽!

一九二〇,一〇,一二,在杭州。

## 風 雲

(三)

秋 深 了

秋 漸 漸 地 深 了！

我 底 病 也 漸 漸 地 和 秋 同 深 了！

我 很 有 不 耐 煩 病 的 心，

病 難 道 沒 有 不 耐 煩 我 的 心 嗎？

忙 作 成 我 底 病；

病 作 成 我 底 閒；

閒 作 成 我 底 懶；

懶 作 成 我 底 靜。

靜 是 病 底 結 果；

靜 又 是 病 底 轉 機。

只 有 一 個 靜，

萬病都能醫。

怎地才是靜呢？——

磨墨也似地漸漸地把病消磨了。

我不要不耐煩病，

病自然會不耐煩我了。

病不耐煩我了！

秋也不耐煩這個節序了！

秋漸漸地去了！

我底病也漸漸地和秋同去了！

一九二〇，一〇，一三，在杭州。

### 病院裏雨後看吳山

一潮潮的秋雨，

洗卻一些些的殘暑。

最容易覺到被薄衣單，

舊 夢

這病怯怯的身軀，恰作了涼重秋  
深的憑據。

掛起疏簾，靠著軟枕，坐看吳山第  
一峰頭：

正一疊疊的溼雲，擁著一叉叉的  
禿樹；

更一陣陣的西風，捲起一片片的  
落葉，

伴著一閃閃的歸鴉，一齊飛舞。

這些景物，

爲甚地把秋容刻意描摹？

那憔悴的秋容，彷彿是天底病容；

教我這病人看了，怎禁得住！

待不看吧，——



卻又強撩病眼，沒來由地不許。

由他不許，——

把他寫入詩中，作那驅遣病魔，慰藉病懷的清供，

卻也不由他作主。

一九二〇，一〇，三〇，在杭州浙江病院。

### 一座大山

人們，

別妄想了！

你們對於當前的一座大山，

想明瞭彼底真相？

左把影兒攝；

右把畫兒描；

東邊隔著管兒覷；

西邊戴著色眼鏡兒瞧。

## 舊 夢

你說你底真；

我說我底準。

真煞，準煞也不過是零零碎碎的  
斷片，

何曾認識彼底囫圇！

你們對於當前的一座大山，

想明瞭彼底真相？

人們，

別妄想了！

一九二〇，一一，五，在杭州。

## 黃昏

青山一髮，

斜陽一抹，

算值得憑欄一瞬。

這有限的斜陽，  
一寸一寸地向西褪，  
一寸一寸地和黃昏近。

斜陽，  
你讓黃昏來占領了這世界；  
我卻又來占領了這黃昏。  
這秘密的黃昏，  
一霎時吞了斜陽，  
又一霎時吐了明月；  
伊雖沒光明，  
卻彷彿懷著光明底姪。

明月還沒吐，  
斜陽已經吞了；  
就這一霎時祕密的黃昏，  
卻也值得無人獨自，一晌溫存。

舊夢

一九二〇，一一，二二，在杭州。

『兩個老鼠擡了一個夢』(註)

(一)

孩子說：

『母親，我昨兒晚上做了一個夢；  
現在卻有點記不起來迷迷濛  
濛了。』

母親笑著說：

『兩個老鼠擡了一個夢？』

老鼠怎麼能擡夢？

夢怎麼擡法？

老鼠擡了夢去做甚麼？

這不是夢中說夢的夢話？

不是夢話哪，——

伊怎地記不起夢來，  
那夢上哪兒去了，  
要不是老鼠把夢擡？

那老鼠剛擡了夢跑，  
驀地裏來了一頭貓；  
那老鼠嚇了一跳，  
這夢就跌得粉碎地沒處找。

哦，我知道了！  
我們做過的夢，都上哪兒去了！  
原來都被貓兒嚇跑了擡夫，  
跌碎得沒找處了！

(註)『兩個老鼠擡了一個夢』，是紹興諺語。小孩子說夢的時候，母親常常這樣說。

一九二〇,一一,二九,在杭州。

『兩個老鼠擡了一個夢』

(二)

『兩個老鼠擡了一個夢。』

告訴你們：

『我這夢兒很鄭重，

好好地擡著，往伊那兒送！』

伊也正在找夢哪，

瞧啊！伊那入夢的機關在動。

伊底夢絲，電也似地恰好和送過  
去的夢絲一碰，

我和伊就兩夢相通。

我在伊底夢中；

伊也在我底夢中：

我底夢就是伊底夢。

我們倆在夢裏相逢，

虧煞這兩個擡夢的勞工!

謝謝這兩個擡夢的勞工:

『謝謝你們把夢兒擡得穩,接得攏!

願你們常常地給我們擡了夢

來——朦朧!

別給我們擡了夢去——惺鬆!』

一九二〇,一一,二九,在杭州。

### 姻緣——愛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當然沒有祝賀謳歌的價值。但是社會底制度,不能立改;歷史底成案,不能盡翻;人情底應酬,不能驟廢:這也是現社會給我們的苦痛底一種。我底朋友某君,因為應酬的緣故,

要我代做賀新婚新詩。我再  
三構思，覺得實在無話可說。  
不得已，只有祝佢們從東方式  
的『姻緣』，到西方式的『愛』吧！

一個老頭子，  
一手檢著簿，  
一手牽著繩，  
這是東方式的月下老人。  
一個小娃子，  
一手張著弓，  
一手搭著箭，  
這是西方式的愛神。

只是老頭子底繩，  
繫住了你們倆底足，  
算是姻緣注定了；



要待小娃子底箭，  
射中了你們倆底心，  
才發生那愛情底感應。

今兒以前，  
不過服從了老頭子管領的權威；  
今兒以後，  
好打算領略那小娃子作成的滋味。

小娃子說：

『姻緣——愛，

今兒辦個交代。

老頭子，多謝你給我造成了注射愛情的機會，

好請你「功成者退」！

拉來老頭子手上的繩，

舊 夢

借 綳 了 小 娃 子 手 上 的 弓；  
願 你 們 倆 齊 做 著 懷，  
歡 迎 那 小 娃 子 一 箭 當 胸 的 命  
中！

一 九 二 〇，一 二，一 七，在 杭 州。

夜 坐 憶 故 鄉 老 梅

寂 寂 的 冬 夜，  
微 溫 的 天 氣，  
偶 然 獨 坐 無 眠，  
似 有 若 無 的 一 縷 幽 香 撲 鼻。  
哦，彷彿 梅 花 開 了，  
教 我 驀 然 記 起。

驀 然 記 起，  
故 鄉 矮 屋 簷 前，  
老 梅 一 樹，

許正是開花時節。

二十年前：

我愛伊恰恰地和我同高，

曾幾度隔著紙窗，

把伊描寫；

更幾回呵凍揮毫，

挑燈展卷，

總虧伊伴著我同度這獨坐無眠  
的冬夜。

而今一別十年，——

這十年中，

也常常從百里千里萬里外，

探伊消息。

聽說伊比從前高了；

但舊時描寫的動幹槎枒，

還覺得宛然眼底。

## 舊夢

呀，今夜這一縷幽香，  
也許伊正在開花，  
驀然記起這五百里外一別十年的  
故人，  
和我互通呼吸！

一九二一，一，一九，在上海。

## 一樣的雞叫

鄉村的雞叫，  
催人們起早；  
城市的雞叫，  
催人們睡覺：  
一樣的雞叫，  
兩樣的功效。

作樂的人們，  
要雞叫得越遲越妙；

操勞的人們，  
要雞叫得越早越好：  
一樣的雞叫，  
兩樣的計較。

還有些精神衰弱的人們，  
不論在城市，在鄉村，  
作樂，操勞，  
都沒個底分。  
只暮暮朝朝，  
自尋煩惱：  
晚上也睡不著覺；  
早上也起不來早；  
雞叫底遲遲早早，  
甚麼都講不到。  
但覺得一樣的雞叫，  
在他們卻彷彿接到了『生命又縮

舊 夢

短一節了』底警告。

雞兒高高地叫道：

『高高地叫，高高地叫，  
我叫慣了，只管高高地叫。

甚麼功效，

甚麼計較，

甚麼警告，

各管各底感覺啊，

我一概管不了！』

一九二一，一，二一，在上海。

看牡丹底唐花

如此風勁霜嚴，

分明不是你開花的節序。

就不甘遲暮，——

也何妨忍到春滿人間，

讓萬紫千紅，

一齊擁護？

爲甚地不管葉禿枝枯，

要先期苞舒蕊吐？

太難堪了，——

算贏得那看花人一聲『何苦！』

牡丹說：

『我明知不合時宜；

就那些蠟梅，水仙，

我也羞與伊們爲伍。

都是那無賴的園丁，

一味地朝烘夕焙，

教我再禁不住。

慚愧也我這花王，

到此也不由自主！』

\*

\*

舊 夢

咳，險啊；

你看這沒主意的花王，  
竟捨得身居爐火上；——  
就作成一瞬的繁華，  
也難免一念的熱中，  
一生的貽誤！

一九二一，一，二五，在上海。

看盆栽的千葉紅梅

幾道金屬的細絲，  
牽絆著一樹千葉的紅梅；  
強將伊整齊屈曲，  
消滅了零亂參差底美。  
倘教伊長住空山，  
孤芳自賞，  
也何曾不十分名貴！



蕭疏是伊底天然，  
倔強是伊底個性；  
爲甚地惡作劇的園丁，  
定要顯佢那摧殘個性，戕賊天然  
的本領？

如今，就繡幕遮攔，  
銀盆供養，  
也只增伊底不幸！

一九二一，一，二五，在上海。

寂寞（一）

向空山獨自登臨，  
上絕頂峯頭小坐；  
四顧無人，  
是入山的寂寞。

乘長風，破萬里浪，

舊 夢

任一葉孤舟掀播；  
四顧無人，  
是浮海的寂寞，

排空御氣，天際孤飛，  
只腳底烟雲過；  
四顧無人，  
是航空的寂寞。

這些寂寞，  
都因為四顧無人，  
只剩了我一個；  
但萬人如海的市廛中，  
又何曾有人，  
肯伴著這無聊我？

一九二一，一，二七，在上海，

寂寞(二)

人羣外的寂寞，  
就得不到人底慰藉，  
也許得到了人以外的慰藉。  
你看那圍繞著我的自然，  
是怎樣的親熱！

人羣中的寂寞，  
儘管萬人如海，  
又誰是我底慰藉者？  
別說沒人慰藉，——  
就有人慰藉，  
又何曾把我這寂寞底根源了解？

這些無聊的慰藉，  
不但和我底寂寞一些無涉；  
也許雪上加霜似的，

## 舊 夢

越慰藉越教人不愜！

要消除寂寞，  
要得到真的慰藉；  
倒不如跳出人羣，  
和自然密接。

你看這燈火千家，  
                    笙歌十里，  
怎及得那江上清風，  
                    山閒明月？

一九二一，一，二八，在上海。

### 寂寞（三）

有人說：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有人說：

『人生難得知己。』

有人說：

『人固不易知，  
知人正自不易。』

咳！要沒『他心通』，  
要相知從何知起？  
既不是超人，  
人和人決沒有相知底理。

也許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  
多少有幾分默契；  
但心源深處，  
就相知也不能澈底。

人和人是相對的神祕；  
心和心彷彿是不能相重的主體。

慰藉也，無非隔膜，  
又何怪人羣中寂寞無比？  
一九二一，一，二九，在上海。

寂寞（四）

無始終的長宙裏，  
佔了極短的一節；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無邊際的大宇裏，  
佔了極微的一點；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時閒上沒有交通的軌道，  
生生地把往古來今隔絕；  
剩幾個並世的寥寥朋舊，

又難免生離死別!

也並非自詡孤高，  
但覺得這微塵似的浮生，  
在宇宙間羈棲飄泊；  
只獨自俯仰沈吟，  
                  縱橫歷覽，  
哪得不教人寂寞!

一九二一，一.三〇，在上海。

## 風雲

### (四)

#### 讀胡適之先生底醉與愛

玄廬說胡適之先生底詩裏『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底『過』字，依他底經驗，應該是『裏』字方合。那時候我就說，照適之先底詩意，非用『過』字不可的。所以不合的不是『過』字，却是『濃』字『重』字。但『濃』字要是作『濃度』解，『重』字要是作『重量』解，也沒有甚麼不合。譬如說『醉過方知酒底淡和濃，愛過方知情底輕和重』，就和『醉過方知酒力，愛過方知情味』差不多了。



現在讀了適之先生底『醉與愛』裏面『愛情原來是這麼樣的』一句，可知也那『重』字，彷彿是『重量』底意義了。但我對於適之先生這首詩底態度，語意，還不免有點懷疑；所以也戲作此詩，博適之先生底一笑。

醉了未必就睡，  
各人底醉境不同。  
要是醉了就睡，  
醒來模模糊糊地憑甚麼測定那  
淡和濃？

果然情重，  
終身長在愛裏。

## 舊夢

要是一會子就過了的愛，  
情底重量，又怎值得估計？

一個自說他底經驗；  
一個偏說他底經驗不是如此。  
你不曾經驗他底經驗，  
正如他不曾嘗試你底嘗試。

一九二一，一，三一，在上海。

### 醉與愛（附）

胡適

沈玄廬先生說我底詩「醉過  
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的  
「過」字，依他底經驗，應該是  
「裏」守纒合。

我戲作此詩答他。

十，一，二七，

你醉裏何嘗『知』酒力？  
你只和衣倒下就睡了。  
你醒來自己笑道，  
『昨晚當真喝醉了！』

愛裏也只是愛，——  
和酒醉很相像的。  
直到你後來追想，  
『哦！愛情原來是這麼樣的！』

### 送竈

千千萬萬的爆仗聲裏，  
送千千萬萬的竈神上路。  
年頭到年尾，  
虧他管了一年廚。  
送他上路，  
請他吃頓好菜蔬。

米是農夫種，廚子淘的；

柴是樵夫斫，廚子燒的；

一切葷，腥，蔬，菜，是勞工供給，廚子烹調的。

偏是他這一事不幹的，

吃這些好東道。

竈神說：

『我何嘗吃哪！

不過這麼擺一擺。

受用的還是主人家，

我却沒來由地挨罵。

「不勞動的不得吃」，

你也別空談這話！』

一九二一，一，三一，在上海。

車 中 人 語

汽笛嗚嗚地叫着，  
車輪吡剌暴樂地轉着，  
玻璃窗乒乒乓乓地震着，  
隔座的客人，夾七夾八地談  
着。

『你瞧！不得了！

這不是……的預兆！

一班時髦的婦女，

都穿起旗袍來了！

『你別說婦女底服飾，

關係很小！

我看張……沒得大總統做，

一定就要……。』

舊 夢

『去年過年，  
一隻漢玉的鐲子，賣了三百塊錢；  
今年過年，  
一隻乾隆窯的瓶，想賣一千！  
但是今天離除夕，不過三天，  
要是賣不去，怎地過年！』

『去年收成好，  
米價賤，  
一千畝的田租，  
不夠我過年！  
今年米價貴，  
收成歉，  
一千畝的田租，  
還是不夠敷衍！  
過年過年，  
實在過得討厭！』

『三等車，  
擠得慌！  
頭二等，  
疏朗朗地很寬敞！  
要沒有三等車底擠，  
頭二等哪來的福享！』

車到了，叫脚夫；  
『拿東西！  
這是貴重的，  
要子細！  
要是碰壞了，  
你這窮骨頭，哪里賠得起！』

『是的！  
我這窮骨頭，哪里賠得起！』

舊 夢

既是貴重的，  
要子細；  
叫我拿甚麼東西？  
還是你先生自己……！』

一九二一，二，五，在滬杭車上。

捉迷藏

捉迷藏，捉迷藏，  
大家蒙著眼睛往前闖。  
一對對，一雙雙，  
穿梭也似地來來往往。  
不管佢——

哥哥瘦，妹妹胖，  
姊姊短，弟弟長；

不管佢——

哥哥黑，姊姊黃，  
妹妹白，弟弟蒼。



用不著描摹想像，

容不得計較商量。

只許你闖來闖去，誤打誤撞；

捉住了，就算是花花對，葉葉當。

要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們底愛

的迷藏，也是這樣，

那才算得至高無上！

一九二一，二，九，在杭州。

### 一幅神秘的畫圖

心啊！

我把你放在哪兒？——

最好是團圓的月裏。

月啊！

我把你放在哪兒？——

最好是纏絲的雲裏。

雲 啊!

我 把 你 放 在 哪 兒?——

最 好 是 輕 空 的 水 裏。

水 啊!

我 把 你 放 在 哪 兒?——

最 好 是 惺 鬆 的 眼 裏。

果 然,心 在 月 裏,

月 在 雲 裏,

雲 在 水 裏,

水 在 眼 裏,

這 畫 圖 多 麼 神 祕!

一 幅 神 祕 的 畫 圖,

從 空 中 攝 到 眼 底;

更從眼底映到心頭，  
添上了一個心坎上溫存著的  
伊，反射入團圓的月裏。

心光和月光，  
一齊照徹那伊底剔透玲瓏的  
心地。

一九二一，二，一二，在杭州。

在湖濱公園看人放輕氣泡兒

不過這一點點很渺小的身軀，  
虧他也知道向上向上……向上去！  
誰給他扶上青雲路？——

無非仗著東風，拂拂地吹噓，微微  
地擡舉。

算無限高寒空闊處，  
由得他從容飛舞；  
但要空中立足，

到底苦無根據。

况無定的風信，也許無端翻覆；

一轉瞬憑空壓下，就難免墮落泥塗，萬劫不復。

咳！何苦！

不能努力上前途，

只一味地隨人仰，又隨人俯！

如此起伏升沈，不由自主；

就一霎凌虛，

畢竟不怎麼靠得住！

一九二一，二，一四，在杭州。

### 愁和憂底新領土

古人爲甚麼要『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許爲的愁和憂，早全占了天以下，

地以上。

那麼，滿腔的愁和憂，除了天以上，  
地以下，

天地間直沒處安放。

但如今是愁焰燒天，憂流瀉地，薰  
徹了，沁透了上上下下，

更從何處去『寄』和『埋』？

愁呀！憂呀！你們底新領土，

也許更在天地外。

一九二一，二，一七，在杭州。

### 春問（一）

都說春來了，

究竟春在哪兒？——

你看梅花都開了，

就這綠萼紅苞，還不够把春光認

識？

哦！

原來春來了，——如此。

但我還要問，

今年的春，還是去年的春不是？

一九二一，二，一九，在抗州。

春 問 (二)

春！你底工作——怎樣？

枯的榮了，

禿的萌了，

算青青綠綠紫紫紅紅黃黃白白，  
作成些枝枝葉葉草草花花，把水水  
山山村村堡堡，渲染得嬌嬌滴滴，打  
扮得齊齊整整。

但你怎地把那些游人都弄得醉  
醺醺的，

越是黃蜂，紫蝶，翠鴉，青蛙，無夜無明地歌着，舞着，鼓吹着，越不肯醒來？

憑你那樣的暖日和風，怎還溫不轉我心地上的十分冷？

一九二一，二，二〇，在杭州。

春問（三）

才來，

你又打算去了？

告訴我，你底去路！你那準備着走的去路！

送你去的，照例是風風雨雨；

這風風雨雨裏，又夾雜着落紅無數。

咳！你難道定要犧牲了你底成績，作臨行的餞肴，贖品，你才滿足？

一九二一，二，二一，在杭州。

春問（四）

春！你在哪兒？

水裏嗎？——

不過暖了些，何會有你底影子？

山上嗎？——

不過豔了些，難道是你底丰姿？

樹頭草縫嗎？——

不過帶了些青，碧，黃，白，紅，紫，又  
怎算得你底妝飾？

說你不是這些，

此外有甚麼形質？

說你就是這些，

又誰信不過如此？

究竟你底真面目，

該怎樣地教人認識？

一九二一，三，九，在杭州。



## 一顆露珠兒

曉色催人起，向小園徐步，探一樹櫻桃開未。

哪！東向的一朵半開花，微微地舒著一瓣。

那一瓣的尖上，正垂著一顆露珠兒，顫巍巍地欲滴——將滴——未滴。

這一瞬間，就神女底明珠，也沒這麼香，圓，朗，潔！

一抹未散的朝霞，半輪初升的旭日，齊放著美麗的晨光，遙射到花瓣尖上，和花光折合，反映入這香，圓，朗，潔的露珠兒，在這一瞬間顯出種種變幻不定的顏色。

欲滴——將滴——滴……一轉——閃……

## 舊 夢

…一閃一變……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齊現,都在這一瞬間;一瞬間——不見。

怎地不見?——是樹下的香泥,張著渴吻,把來吞了!

咳!泥呀!你吐還我這一顆香,圓,朗,潔,明珠不及的露珠兒呀!

一九二一,二,二三,在杭州。

## 我願

### (一)花壽

誰不願花好;

我更願花壽!

花啊!

我願你壽!我願你耐久!

### (二)月好

誰不願月圓，

我更願月好！

月啊！

我願你好！我願你不受雲霧籠罩！

(三)人圓

誰不願人壽，

我更願人圓！

人啊！

我願你和我團圓！我願你和我沒有死別生離的缺陷！

一九二一，二，二四，在杭州。

春風吹鬢影

春風！你爲甚吹動伊底雙鬢？

伊底鬢亂了。

我底心也亂了！

舊 夢

春風!你爲甚吹動我底心?

春風!我底心動了,  
你怎地又不動了?  
這樣的困人天氣,  
怎教我不沈沈入夢?

呵!你在我夢裏,卻又動起來了;  
夢裏的伊,又是鬢影蓬鬆了!  
我躲在壁壘森嚴的夢裏,你還要  
來亂我心曲?

春風!你爲甚反反覆覆地把人作弄?

一會兒我也惱了:  
伊也不耐煩了。

伊一手翦下了雙鬢青絲,打作辮  
兒,綰住了我底心曲;

省得你不安分的春風，無夢無醒  
地吹得人撩亂。

一九二一，二，二五，在杭州。

### 淚泉之井

我底心窩，是一眼通恨海的淚泉  
之井；

我底雙眼，是兩個汲淚泉的轆轤。

井是永遠地滿著；

轆轤是輾轉地牽著；

淚泉是淋漓地灑著。

恨都牽作淚，

淚又灑成河，

河還流歸海。

這樣循環不絕地滿著，牽著，灑著，  
流著，

海也不得枯，

泉也不得乾，  
轆轤也不得停，  
井也不得靜。

\*

\*

精衛呀！你別儘填海呀！  
你銜了石，先碎了我底轆轤，填了  
我底井呀！

一九二一，二，二五，在杭州。

### 生命底箭

世間最緊嚴堅實的東西，  
沒有更過於那一重當著人生面  
前的厚壁！

不論甚麼強烈纖細的光線，  
也照不透彼底秘密。

但是無數的生命底箭，

卻沒有一支不把彼洞穿而不見。  
那麼，世間最精銳尖利的東西，  
沒有更過於那無數洞穿厚壁的  
生命底箭！

一九二一，三，三，在杭州。

龜

——爲任君茂梧題畫——

古人說你靈，  
你卻這樣蠢；  
蠢倒也罷了，  
又醜醜得很！

你大肚彭亨，  
好像個財神。  
但身沒半文錢，  
說甚麼富國裕民！

你全身披掛，  
好像個軍人。  
但動輒勾頭縮頸，  
說甚麼衝鋒陷陣！

你雍容雅步，  
好像個老官僚，闊鄉紳。  
但不過曳尾塗中，  
說甚麼顯威風，拿身分！

你不曾勞動，  
卻徼倖生存；——  
這種墮落的生涯，  
也算得掠奪階級底標本！

一九二一，三，四，在杭州。



生和死底話

『死呀！

你能告訴我你那兒的祕密嗎？

我明白了，

也許上你那兒來游歷。』

『生呀！

我無庸把這兒的祕密告訴你；

因為你遊歷底程途，

畢竟要把我這兒作目的地。』

『死呀！

人都稱你為有往無返的城，果然  
嗎？

我想你也許是無上的樂園，

能教人樂而忘返。』

『生呀！

我果然是有往無返的城。

但是無上的樂園不是，

除你親來經歷，卻也無從證明。』

一九二一，三，四，在杭州。

### 包車的杭州城

丁——當……丁——當……

包車來，包車往。

坐車的大模大樣，

拉車的橫衝直撞；

坐車的身軀晃蕩，

拉車的氣概昂藏。

車背後跟著一羣小孩子，一聲聲  
地亂叫：

『倒！打！倒！打！

『倒光！打光！

『抵!當!抵!當!

『抵光!當光!』

丁——當……丁——當……

包車來,包車往。

坐車的甚麼人?——

不是員,就是長:

議員,議長,局員,局長,所員,所長,  
科員,科長,行員,行長,處員,處長,  
教員,校長:……

更添些洋人,軍官,紳士,財主,富  
商,

醫生,律師,教士,官眷,土娼,……

丁——當……丁——當……丁丁當當,

把一座杭州城,

無夜無明地鬧得像一口大鬧鐘,

一隻大八音匣子一樣!

## 舊夢

『喂！拉車的！

你這樣起早熬夜，衝寒冒暑，  
不管堅冰烈日，雨雪風霜，

只是拚命地跑，飛風地踫；

空下來還要雜差粗做整天忙；

到月底到底算得怎麼一盤帳？』

『咳！可憐哪！

吃飯啦，至多六塊；包飯啦，也不  
過九塊大洋。

自身也管不了，還講甚麼妻子  
爺娘！』

一九二一，三，七，在杭州。

## 春雪

好容易抽了些芽，

開了些花。

算仗那一輪暖日，

幾拂和風，  
作成了少許的韶華，  
把嚴冬景象陽春化。

\*

\*

誰料昨夜五更頭，  
霰子撒如沙，  
雪花兒跟著一陣一陣地下。  
暖日和風，  
一齊放了寒假，  
回了他底老家；  
讓寒颼捲將凍雨，  
重來稱霸。  
把那些嫩怯怯的芽兒花兒，  
重重地一頓打，  
都給他蹂躪煞！

努力地抗他，

耐心地等他吧！

看明朝，銅鉦似的太陽重向樹頭  
掛；

難道他還能盤據著，鎮壓著，

強把那春光按捺？——

就讓他一霎地把權拿，

可憐也不過這一霎；

到底有甚麼可怕？

\*

\*

啊！可怕的卻是那些株守著嶺北  
山陰的，

甘心埋沒在他底勢力範圍之下！

一九二一，三，七，在杭州。

「送花是表示愛情的」？

『送花是表示愛情的』，

愛情果然花也似的嗎？

不多幾日，花就萎了，  
愛情也不過如此嗎？

花萎了，  
愛仍在。

愛情是永久的心上之花，  
怎許把暫時的花來代？

一九二一，三，八，在杭州。

### 祝『戲劇』出世

全宇宙是一座大劇場，  
全人生是一本大戲劇；  
劇場裏的戲劇，  
不過是複演人生斷片的一短齣。  
雖然一短齣，  
却能喚起人們，注意人生底全部。  
有時候，人生底斷片，

畫圖也表現得出。

但他是無聲的，平面的，不活動的；  
只有這戲劇，却是有聲的，立體的，  
活動的畫圖。

就是影戲，

也只有那比畫圖能活動的長處。

怎及得戲劇，

能把人生底斷片，實際地描摹！

不但描摹，

能引起疑問，批評底興趣。

把舊的人生觀搖動了，

就成了社會改造底先驅。

無怪西洋底戲劇家，

看作宣傳主義的工具。

但是中國底戲劇呢，

却早在世界底戲劇界裏落了伍：



甚麼舊劇，  
固然不值得一顧；  
鬧了十多年的新戲，  
只有墮落的成績，教人憎惡，恐怖！  
這死氣沈沈的黑暗社會，  
又誰是伊復活的救主？——  
好呀！『戲劇』產生了，  
彷彿一聲的晨鷄叫曙！  
高唱真正的藝術，  
把研究，宣傳，作實行底基礎。  
要仗着藝術底呼聲，  
衝破這墳墓似的社會底禁錮。  
喚醒自由魂，  
教那些舊的新的，一齊覺悟。  
努力上前途，  
向世界劇林中，不絕地進步！  
這樣的藝術的光明運動！

真值得馨香禱祝！

一九二一，三，一二，在杭州。

### 失戀的東風

慣把人吹醉了的東風，

不知怎地連自己也狂醉起來了！

你看他儘戀着將落未落的花瓣

兒，

抱着伊不住地吻着。

花瓣兒羞了，

翩翩地向西飛去了；

東風急了，

拂拂地也向西追上去了。

花瓣兒在前，

東風在後。

在前的儘飛，

在後的儘追。

東風追得緊了，

花瓣兒也急了；

向下一避，

飛下湖面去了。

湖面的微波，

暈着渦兒，

展着眉兒，

嫣然微笑地歡迎伊。

伊也戀着微波，

再也不肯起來了。

東風惱了，

鎮日地鼓着氣，

向微波噓噓地吹着，

想捲起花瓣兒來。

微波只是嫣然地笑着；

花瓣兒也只在微波底懷裏，  
很甜蜜地睡着；  
不管那狂醉的東風惱着。

一會子月兒從東邊上來了，  
彷彿在後邊笑喚着東風道：  
『吹開了伊的是你，  
吹謝了伊的也是你，  
現在伊卻戀着微波去了。  
這還是你造了吹謝了伊的業，  
才作成了落花流水底因緣。  
如今你也別再戀着伊了；  
還是我這老伴侶，  
和你追隨着吧！』

東風醒了，  
果然撇下了花瓣兒，  
重記起月兒來了。

但還只是匆匆地向西奔着，

月兒也冉冉地向西跟着。

東風在前，

月兒在後。

在前的儘奔，

在後的儘跟。

東風倦了，

月兒趕上了。

卻又迴過臉兒來，

彷彿在前邊笑喚着東風道：

『趕上來喲，東風！

我和你同上西海之濱沐浴

去，游泳去喲！』

但是東風畢竟倦了，

沒氣力了，

儘趕……儘趕……畢竟趕不上去。

舊 夢

月兒也惱了，  
獨自向西飛去，  
一閃身兒不見了。  
剩下孤另另的東風，  
還癡癡地獨自向西空趕着。

湖面的微波，  
擁着睡在懷裏的花瓣兒，  
向東風冷笑着道：

『羞啣！

花也不戀你了，  
月也不戀你了，  
你還癡癡地獨自向西空趕着  
做甚？』

東風禁不起他底冷笑，  
虎虎地亂舞亂吼起來了。  
越是東風虎虎地亂吼着，

微波也越是呵呵地狂笑着。

微波在前，

東風在後。

在後的儘吼，

在前的儘笑。

一九二一，三，一八，在杭州。

### 一絲絲的相思

一絲絲的烟，

一絲絲的雨，

縱縱橫橫斜斜正正地織成一幅  
新樣的春愁。

電剪裁來，

風針刺去，

把相思繡出，更仗着一絲絲的織  
柳。

這一幅打在春愁樣上的相思稿

舊 夢

子，

攝歸眼底，  
映到心頭。  
才上心頭，  
更攢上眉頭，  
把春愁重量壓得眉頭皺。  
不但眉頭；  
這一絲絲的相思，  
直把全身的骨頭沁透。

如此刻骨相思，  
不把他繭兒似地一絲絲地抽盡  
了，

怎教人禁受？  
這抽出的一絲絲，  
更麤也似地搗作塵塵，蓮也似地  
拗成寸寸，



教他只剩些爐底寒灰，溝中殘垢。  
但這些寒灰殘垢，  
也難保不重化香泥，  
栽培出一樹最相思的紅豆。

一九二一，三，一九，在杭州。

夜宿海日樓望月

仰看天上，  
月高我低。  
月在城東，  
人在湖西。

俯看水底，  
月低我高。  
月在湖心，  
人在山腰。

舊 夢

一人一月，  
一天一水；  
方位顛倒，  
何來絕對？

一九二一，三，一九，在杭州。

明日春分了

檢花間日曆，  
明日春分了，  
料應有一半春光到眼。  
等明朝早起，  
問訊春光，  
可曾到了一半？——  
算落了桃花，  
開過棠梨，  
放到薔薇，  
廿四番風剩九番。

問今年早暖，  
不算春寒，  
爲甚地花開還比人歸緩？——  
這無非量春的心地被春愁裝滿；  
才覺得愁比春深，  
春還有限。  
待卸下春愁，  
掃空心地，  
準備把春光精探密算。  
但過去的不留痕，  
未來的不見影，  
只恐這現在的花信，  
又怎測得春深春淺？

一九二一，三，二〇，在杭州。

夢短疑夜長

剛睡了——就夢，

舊 夢

剛夢了——就醒，

剛醒了——又夢。

如此夢夢醒醒，醒醒夢夢，

不過一個黃昏，

早被夢兒堆得疊疊重重。

到三更五更，

不知更幾度惺鬆，

幾回懵懂？

料這劃作睡神領土的十二時，

只拚着讓那一節節的夢兒，

擠得沒有些兒空。

夢之神呵！

你爲甚把夢兒劃得恁短？

『這不是我底夢短，

這是夜之神儘擴張他底占領

線。

夜長了，才覺得夢短。——

不信呵！儘你把夜間一秒一秒  
地去算！』

夜之神呵！

你爲甚把夜間展得恁長？

『這不是我底夜長，

這是夢之神儘草創他底急就  
章。

夢短了，才覺得夜長。——

不信呵！儘你把夢兒一個一個  
地去量！』

夢短呢？夜長呢？

夢短了——疑夜長，夜長了——疑  
夢短呢？

這長長短短底爭端，

舊 夢

也不是算算量量，  
能得到準準確確的評判。  
只有做夢的夢中清楚，  
醒後迷濛，  
半明不白地作主觀的獨斷。

一九二一，三，二〇，在杭州。

春 意

一

春意濃如此，  
誰還禁得來？  
東風偏懵懂，  
不肯放花開。

二

試探花心事，  
含羞不作聲；

憑伊瞞得緊，  
漏洩滿春城。

三

深知花祕密，  
第一蜜蜂兒；  
除釀春成蜜，  
從無吐露時。

四

昨夜無聲雨，  
瞞人下一潮；  
曉來藏不過，  
滴滴在花梢。

五

忙煞雙蝴蝶，

舊 夢

花間空往來！  
不如蜂有蜜；  
創作乏天才。

六

要借絲絲柳，  
來量春淺深；  
柳絲抽盡了，  
量不到花心。

一九二一，四，四，在 杭州。

拔 痛 牙

你給我作了許多年的工，  
我很感你：  
你給我作了許多天的痛，  
我又憾你。



我因爲禁不起你現在作的痛，  
不能再念你從前作的工。

今天拔去了，

免得再讓你窩着一夥兒的蟲。

但是這幾十年來的咀嚼啃咬，  
你畢竟不會把我虧負。

就是現在蟲蛀了你，

也還因爲我不會好好地把你保  
護。

一九二一，四，五，在杭州。

一個伊底話

兩心不能一，

一情不能兩。

我願長相思，

願你長相忘！

舊 夢

我若不相思，  
我心裏更將誰安放？  
我願生抱相思眠，  
死抱相思葬！

你若不相忘，  
你心裏何處更將伊供養？  
願你并把相忘忘，  
別作相忘想！

一九二一，四，一五，在杭州。

雨裏過錢塘江

幾潮急雨幾聲雷，  
南面雲封北面開。  
兩岸青山相對坐，  
一齊看我過江來。

一九二一，四，二七，在錢塘江  
舟中。

西渡錢塘江遇雨

風緊片帆飛舞，  
人在江天闊處；  
昂頭四顧，  
雨——雨——雨。

西北一路雨，  
剛到六和塔下住；  
西南一路雨，  
料向浦陽江上去；  
東南一路雨，  
挾著迴潮，把鯨子壘吞吐；  
三面三路雨，  
中間留一路。  
風來雨未來，  
讓我從容渡。

渡——渡——渡，  
剛到江船步；  
雨顆大如珠，  
一霎打頭如注。  
來從哪一路？——  
六和塔下，雨脚斜飛幾縷。

去也雨，  
來也雨。  
來去總淋漓，  
怎不許晴乾一度？  
也非不許，——  
也許是有意催詩，慰我這獨行踽  
踽。

一九二一，五，三，在錢塘江舟  
中。

再 造

當羣花齊放的時候，司春的神，在花叢中徘徊着。忽聽得低低的讚歎聲道：『好呀！燦爛的美滿的花呀！』

司春的神，很滿意地微笑道：『這是我底創作呀！這是我選取自然之錦，用無痕之剪裁成，不離之膠黏住，萬變之色染出，百和之香薰透的呀！』

但不一會兒，就有切切的怨聲，從花間吐露道：『誰鎖着我們呀？飛了吧！』一瓣的花，翩翩地飛了。

司春的神，不覺心痛道：『不聽命的花瓣兒，你破壞了我底完全了！』但又沒法兒招伊回來，只是淒淒楚楚地悲泣着。

許多的花瓣兒，互相耳語道：『飛是我們底自由呀！春底完全，已經被破壞於飛了的一瓣了！我們何苦依然犧牲了自由，維持這不可久的殘局呀！愛自由的，飛呀！』一瓣、兩瓣、三瓣、……無數瓣、紛紛地一齊都飛了。

司春的神醒悟道：『飛是伊們底自由呀！但是創作也是我底

自由,永久的完全,是不能有的;  
繼續的創作,是不可無的呀!  
自然之錦,是取之不竭的,過一  
會兒,再造吧!』

風聲、雨聲、流水聲,送盡了瓣瓣的  
落花。一羣能歌的鳥兒,在綠  
陰裏唱着,慰勉那司春的神道:  
『再造!再造!』

一九二一,五,六,在杭州。

### 陷阱

橫在當前的,是甚麼呢?  
寶窟呀?仙宮呀?陷阱呢?  
閃閃的黃金之光呀?孌孌的美人  
之影呀?  
險啊!你底被吸引的脚跟,被誘惑

## 舊 夢

的眼睛，被搖動的心旌！

努力啊！你從你底情慾裏——當前的陷阱裏，拯拔了你底魂靈！未知的淨土上的光明，正指示你以唯一的，坦平的途徑。

一九二一，五，三〇，在杭州。

## 夢

爲甚麼在我這清虛的夢裏，突然現出壯麗的瓊樓玉宇？天外飛來似的，你從你那被認爲真實的塵境裏移來居住。你怎地弄些狡獪的神通，剎那間莊嚴了我這夢底國土？



爲甚麼你不肯長站在我醒時的  
面前，

卻愛常住在我夢中的眼底？

我是不慣獨居的我。

你是易惹相思的你。

難道我相思底磁力場，

只限於夢底領域裏？

假使我從我底相思裏解放了你，  
你試想你將怎樣？

你將不能再在我夢裏徬徨；

我也將回復了我那夢底空曠。

但你既不肯長站在我醒時的面  
前，

我怎肯把你從相思裏解放？

一九二一，五，三一，在杭州。

未 知 的 星

一 顆 未 知 的 星，  
正 循 着 未 知 的 軌 道 遊 行；  
環 繞 着 未 知 的 太 陽，  
反 射 出 未 知 的 光 明。

假 如 這 未 知 的 星 上，  
也 有 些 未 知 的 人；  
正 窺 着 未 知 的 望 遠 鏡，  
推 測 那 未 知 的 天 文。

那 麼，但 知 道 了 已 知 的，  
一 定 還 有 知 道 未 知 的 希 望；  
而 且 他 也 知 道 已 知 的 有 限，  
未 知 的 卻 是 無 量。

但 也 許 望 着 天 空，

在那兒懸想：

這無量的未知的星中，

有一顆像我們這兒一樣。

於是從未知的愛裏，

放出未知的光；

經過無量的未知的空閒，

到我們這一顆未知的星上。

一九二一，六，一，在杭州。

### 錢塘江上的一瞬

空中、拂拂的風，

江上、鱗鱗的浪。

風行、浪動，

岸來、船往。

兩岸南來船北往，

太陽西向人東向。

對着我的太陽，  
從空中照向江上：  
在風行浪動裏，  
現出閃閃的萬點金光；  
在岸來船往裏，  
電影似地跟着人眼簾平移過去，  
顯出一幅宇宙底遷流相。

從這遷流相裏，  
截取彼底一斷片；  
被你們認識的人生，  
就不過這麼一點一閃。  
但這一點一閃，  
卻也光怪陸離，萬化千變。

一九二一，六，二，在錢塘江舟  
中。

愛底根和核

貪婪的你，從我底懷中，取了愛去；

——

不，從我底愛裏，投入你底心、魂。

金剛石也似的你底心，被愛底烈焰燒熔了；

天鵝絨也似的你底魂，被愛底熱流浸透了。

燒熔了、浸透了的，還是你底心、魂嗎？

與其說是你底心、魂，不如說是愛底成分。

沒有無根的愛，也沒有無核的愛；  
我是愛底根呀！你是愛底核呀！

一九二一，六，四，在杭州。

爲甚麼？

有我，

爲甚麼？

真？

假？

我思，

我在？

怎不容疑？

我豈例外？

胡猜，

啞謎。

本不是謎，

從何猜起？

不是謎，

疑團一個。

爲甚麼？

這疑團打不破。

爲甚麼這疑團打不破？

一九二一，六，一七，在杭州。

爲甚麼？(附一) 肖舫女士

天天呆坐，

夜夜愁苦，

爲甚麼竟打不破這個悶葫蘆？

前有荆棘，

後有猛虎，

哪里來的乾淨土？

提起闊刀大斧？

斬去荆棘搏住虎：

用盡生平力，纔見光明路。

爲甚麼徘徊躊躇，獨自怨苦？

殘月西沉，

曉風拂面：

嬌小的黃鶯兒踏着朝露未乾  
的樹枝，

儘量提着清脆的歌喉聲聲唱  
念，

似乎道：不經過了可怕的昏夜，  
怎顯得出這『熹微』曙光的分外  
鮮豔！

爲甚麼？(附二)

曉風

官僚——人民，

富有——勞苦，

男人——女人，

少數——多數：



層層疊疊歷史如許，  
爲甚麼少數壓伏了多數也如  
許？

爲甚麼意志自由天，總被慣習，  
制度，  
破殘得女媧難補？  
衝天意氣，也在『我們永遠是朋  
友罷』的言詞裏，  
喊出無限的不平與怨苦！

爲甚麼？(附三) 楚 儉

眼前的一切，  
葉底的風，  
簷前的雨，  
鬼哭，  
神號，

狗 吠，

狐 鳴。

『爲甚麼』？

都是個啞謎！

過去的給現在猜破了，

是『不平則鳴』。

『爲甚麼』，

依然是個啞謎？

將來有一天平，便永久不鳴嗎？

不絕的將來，沒絕對的平。

『爲甚麼』，

到底是個啞謎！

扯破啞謎，割斷時間；

從有生到無生，

檢出個『爲甚麼』來，  
說：『我猜的是這謎。』

爲甚麼？(附四) 蘇兆驥

花變成果子了，  
果子給人們吃了；  
爲甚麼傳佈花粉的蜂兒，  
卻繞着枝兒，採不到蜜了？

果子給人們吃了，  
蜜也給人們吃了；  
爲甚麼善於營造的蜂兒，  
還安穩地住在人們底牢籠  
裏？

人們把蜜吃了，  
翻說雄蜂消耗了；

爲甚麼蜂兒尾上的刺，  
只會做殺同胞的利器？

蜂兒鬧饑荒了，  
人們底需求更甚了；  
爲甚麼蜜不該是蜂兒吃，  
果子還不够做人們底奢侈  
品呢？

愛

不會見伊，  
愛在哪里？  
剛見了伊，  
愛從何起？  
既愛了伊，  
愛何會還在我心裏？

我在，

愛在；

沒伊，

沒愛。

愛不在我心裏，

愛又何曾在我心外？

有？

無？

愛不從無生；

愛不依有住。

待燒得愛河枯，

從哪里下炬？

一九二一，六，一七，在杭州。

愛(附)

楚儉

愛從心上起，

舊 夢

如何愛身外的伊？  
愛從伊起，  
如何伊常在我心裏？

『愛』底意義是『無』。  
過後思量的聲音顏色，  
愛……無！

世界有不消滅的『有』？  
失望；  
嫉妬；  
怨而不怒：  
都從『有』處砍下的斧。

罷了

罷了，誰說沒有了愛？  
沒愛，制度怎地存在？

沒愛,制度怎地破壞?

罷了,制度原是愛底建築;

愛原是制度底基礎。

是制度沈沒了真正的愛?

是愛鑄造了錯誤的制度?

罷了,春來了!

驕陽下照,溫流上冒,

中間的一層冰,

不消融,也就崩倒!

一九二一,六,一七,在杭州。

### 露底一生

幾滴的露:

有的在花心裏聚;

有的在花脣上吐:

舊 夢

是誰作主？

聚的沁入花鬚；

吐的潤下花趺：

就乾枯，

也和花同化花下土。

不憑誰分付，

只是愛近花膚。

微倖教花吸住，

到底在花懷抱裏，算這一生，不曾  
虛度！

一九二一，六，十七，在杭州。

【一知半解】

一年以前，我和幾位朋友們，曾經  
承一位二十年前極新的新人物，



加以「學無本源，一知半解」的批評。

當時我覺得「一知半解」四字，在我身非常確當。所以現在借一位同學刻了一方石章，作為紀念；并寫了這首詩。

本來不可知，不可解的，  
這無窮的世界。

況我這有限的人生，  
又怎能知、怎能解？

知甚麼一？

解甚麼半？

憑何測量？

從何計算？

知、解——可，

舊 夢

一、半——能；  
知一解半，  
不幸的人生！

『一知半解，』  
人生不幸！  
『生爲考語，  
死作墓銘。』

銘曰：

『太上無知無解；  
其次不知不解；  
「一知半解，」  
下之下者！』

一九二一，六，一八，在杭州。

羅曼的我

也曾一口唾滅了日，  
吞沒了月，  
呵平了山，  
喝乾了海；  
更雙手撩開了天幕，  
兩腳踢飛了地球。

\*

\*

但這不過是一個打算，  
——還沒成功的打算。

太狂了嗎？——  
也罷，  
我也曾鶯春雁夜，  
燭底簫邊，  
濁酒清歌，  
淺斟低唱；  
不許那花枝笑我，

鏡影窺人。

\*

\*

但這不過是一個夢境，  
——似有若無的夢境。

枉自豪氣干霄，  
柔情沁石，  
只贏得一聲羅曼！

\*

\*

羅曼嗎？——  
不然呵，  
怎值得過這橫鐮豎鎖的一生？  
一九二一，六，一八，在杭州。

秘密之夜

窺透了伊底秘密了，  
從偶然微笑裏：

就是伊平日不曾漏洩的，  
縱使千言萬語；  
也是我平日不曾領會的，  
縱使千探萬問。

這祕密原不是言語能宣露，  
更不是探問能明白的；  
就是微笑裏的窺透，  
也只是有意無意的偶然。  
偶然的微笑，  
我感謝這祕密之夜底破曉。

一九二一，六，二〇，在杭州。

### 弔易白沙

這世界底一切——不可；  
我以外，似乎一切都多。——  
也許一切不多，

舊 夢

就多了一個——我！  
不如讓一切存留，  
只把這多了的我打破。

不！

肉的，物質不滅；  
靈的，流轉不絕：  
超靈肉的，一切即我，我即一切。  
打破嗎？——  
又何曾了結？

是誰殺人？——

歷史；

端陽、靈均、湘流、自沈，

暗示。

生生死死，

『名下固無虛士！』

一九二一，六，二八，在杭州。

車中的一瞥

斜對着我的一扇車窗，

玻璃上有幾道皺痕。

火車開着，車窗搖着，

一閃閃一地把窗外的自然，移成

電影：

近一點的樹，

展成幾摺的小圍屏；

遠一點的山，

簸成幾疊的小波紋：

雲、水、城、屋，

都不是平常形景。

請大家從這變的一隙裏，

經驗這動的一瞬！

一九二一，七，一，在滬杭車上。

月 和 相 思

月兒說：『我慣在你們睡的時候醒著，你們當中，只有不愛睡的，才配作我底伴侶。親愛的伴侶們呀！可愛的光明，怎地能入你們清醒之眼呀！我是不吝惜的。』

相思說：『我是不愛睡的，也是慣借着你底光，逗起人們底愛戀的。

但是我醒着的時候，差不多有一半是你躲着的時候。就是不躲着，向着人們的，也很少是整個的臉兒，怎還說不吝惜呀？』



月兒說：『我不醒着，怎惹得起愛戀？

我不躲着，怎惹得起相思？

長露着整個的臉兒，怎惹得起  
愛戀的相思呀？ 就算是我底  
吝惜吧；沒我底吝惜，哪來的相  
思呀？ 相思呀，親愛的伴侶！』

相思沈默而無聲了，月兒驕矜而  
自喜了。 遠遠地一抹微雲，襯  
着幾點疏星，似乎在那兒微笑  
着，悄悄地私語說：『羞啊，月兒！  
慙啊，相思！』

一九二一，七，一〇，在杭州。

### 湧金門外

湧金門外，

西子湖邊：

舊 夢

楊柳陰中，  
鞭絲帽影；  
藕花香裏，  
蓮顆蓴羹；  
夕照西沈，  
游人未散。

\*

\*

這是十幾年前的一回雅集，  
而今記起。

敗瓦頽垣，  
荒堤茂草；  
流民樹下，  
削竹搏泥；  
丐婦船頭，  
爬螺摸蛤；  
雷峯孤塔，

冷眼看人。

\*

\*

這是十幾年後的一度重來，  
當初不曾料得。

從而今想像那記起的當初，  
我也不堪回首！  
問當初怎變了不曾料得的而今，  
西湖也不忍開口！  
回首也不堪，  
開口也不忍，  
只認取當前的雲散風流、星移月  
走！

一九二一，七，一一，在杭州。

心裏的相思

相思在你眼底，

你底耳際，——

不，只在你底心裏。

眼底，分明是纏綿的相思字；  
耳際，分明是宛轉的相思調子：  
但這不是相思。

說這不是，更何處有相思本體？  
說這是的，又何曾表現得相思真諦？

真正的相思，卻只在離見離聞的  
心地。

兩心深處，各築起一所相思寶殿，  
設起一個相思寶座，  
我寶座上坐着你，你寶座上坐着  
我，

只默默無言地相對坐，用甚麼音  
書唱和？

相思不曾有兩，你我居然兩雙；  
偕倆底相思，造成心裏相思的佢  
倆。

佢倆偕倆，是一是兩？

一九二一七，一，三，在杭州。

### 題裸體女像

從空虛混沌裏，  
有了要有的光；  
這是骨中骨、肉中肉的光體，  
照著那獨居不好的亞當。

伊是誰？——

女人夏娃。

是誰創造?——

神耶和華。

怎地是伊底真?——

赤條條地裸露。

怎地是伊底善?——

純潔地無瑕，清白地不污。

怎地是伊底美?——

均勻地豐穰，繁複地屈曲。

不吃善惡樹上的果，

不用無花果樹底葉，

伊甸園中，

本是無遮的光明世界!

照着他底形像造女，

逼真是上帝底作品；

將生氣吹在伊鼻孔裏，  
伊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一九二一，七，一五，在杭州。

### 自然底微笑

隱隱的曙光一線，在黑沉沉的長夜裏，突然地破曉。霎時烘成一抹錦也似的朝霞，彷彿沈睡初醒的孩兒，展開蘋果也似的雙頰，對着我微笑。

黃昏的一片淺藍天，一半被魚鱗似的白雲籠罩，冉冉地吐出一彎鉤也似的明月，彷彿含羞帶怯的新婦，只露出一些兒眼角眉梢，對着我微笑。

舊 夢

鏡也似的平湖，映着胭脂也似的  
落照。忽然幾拂輕風，皺起紗  
也似的波紋，彷彿曲終舞罷的  
女郎，把面罩籠着半嬌半倦的  
臉兒，對着我微笑。

一九二一，七，一八，在杭州。

無端的悲憤

鏡也似地平，

井也似地靜，

這樣的一顆心；

無端橫風怒掃，

逆浪奔騰，

湧起滿腔悲憤。

爲甚？

悲也無因，



憤也無因；  
赤裸裸的生平，  
不會辜甚麼私恩，  
啣甚麼隱恨。

除非花底聞歌，  
酒邊看劍，  
引逗得無始來癡難斷、嗔難忍。  
但不慣尋花，  
未能縱酒，  
歌聲劍影，何曾有這前塵？

『放眼窺天地，  
冥心數古今，』  
算不多的幾個字曾經認；  
錯教墮落作書生，  
好容易幾生修到的庸庸福分，

被『斯文』兩字，抵折消除盡。

這冤情，

倒也值得悲憤，

倘前因後果果然真。

懺悔也無從懺悔，

只除是虛空粉碎，

大地平沈！

一九二一，七，一九，在杭州。

### 石下的松實

一顆松樹，

落下許多松實；

不知何時，

被壓着一塊大石。

何曾沒有生機？——

只是橫遭抑塞！

憑他與鐵同堅、和山比重，  
也難免苔鮮銷磨、冰霜剝蝕；  
何況一齊向上，  
有多少萌芽甲坼？  
劃地一聲石破，  
裂縫裏先迸出松苗千百。

努力呵，  
別嫌路窄！  
樹身撼動、樹根拱起，  
把碎石次第排斥；  
讓無數同根，  
都化作長松百尺！

一九二一，八，二，在杭州。

秋意

舊 夢

蟲聲滿耳，  
午眠剛起；  
開襟當風，  
認取一絲秋意。

秋意秋意，  
來從風裏；  
是秋底意，風底意？——  
畢竟起從心地。

一九二一，八，九，在 杭 州。

西 湖 的 山 水

聯 縣 委 宛 的 山，  
妥 貼 溫 存 的 水；  
人 說『怪 不 得 西 湖 女 兒 顏 色 美，』  
我 說『怪 不 得 西 湖 男 兒 骨 也 媚。』

一九二一，八，一一，在 杭 州。

新秋雜感

一片片，  
一重重，  
蓬蓬鬆鬆，  
濕雲滿空。

幾潮雨，  
幾潮風，  
把薄薄的新涼做就，  
更一分一分地加重。

雁不曾來，  
燕還沒去，  
卻添了幾個驚秋獨早的可憐蟲。  
也非促織，  
也非絡緯，

一味啼風泣雨，和人唧唧噥噥。

果然怕冷，

爲甚不做一點兒工？

甘心做個寄生蟲，

也不用號寒怨凍。

一九二一，八，一六，在杭州。

秋 扇

一陣秋風，

收拾起多少團扇。

團扇團扇，

你爲甚遭人棄捐？——

不爲你質不美麗，

色不鮮妍；

只爲你嬌軀弱體，

不幸滿身皎潔被齊紈。

你看那些蒲、葵、蕉、麥，  
只是自甘卑賤；  
就嚴冬，也還借重他一番努力，  
煽起滿爐熱燄。  
果然忍得苦、耐得勞，  
怕甚麼秋風離間？  
越名貴也越是無能，  
且莫把秋風怨！

一九二一，八，九，在杭州。

月兒又清減了

月兒，  
你怎地又清減了許多了？  
昨兒晚上，  
不是還豐滿些嗎？

舊 夢

才挨昨夜，  
又是今朝，  
哪堪明日呢，——  
你這樣一天比一天地消瘦？

一分一分地清減了你底容光，  
却一分一分地增加了我底悲哀。  
悲哀是增加了，  
我底心却被悲哀侵蝕垂盡了。…

一九二一，八，二七，在上海。

哀 樂

一葉葉的西風，  
擁着一翦翦芭蕉，  
輕輕舞，  
慢慢跳。  
就這半晌纏綿，



也窺得透快樂底核心——苦惱。

一滴滴的秋蟲，

咽著一星星的涼露，

低低泣，

微微訴。

就這十分悽惻，

也認得到悲哀底緣起——歡娛。

要遣中年哀樂，

一任狂歌痛哭。

不過平添感慨，

陶寫怎憑絲竹？

除非肉長靈消，

却也禁得起享受這塵濁凡猥的

厚福。

一九二一，八，九，在上海。

鄰居的夫婦

一邊簫鼓聲中，  
一雙新夫婦在那兒嫁——娶，  
一邊拳腳聲中，  
一雙舊夫婦在那兒打——哭：  
難爲佢新新舊舊，冤冤親親，  
熱鬧煞這『望衡對宇』！

冤是親底結果，  
舊是新底前車。  
新的成親，舊的成冤，  
操縱都憑制度。  
服從了制度底權威，  
怎怪得『夫婦之道苦』！

一九二一，八，二九，在上海白  
爾路三益里。

秋夜湖心獨出

被秋光喚起，  
孤舟獨出，  
向湖心亭上憑欄坐。  
到三更，無數遊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時此際，  
密密相思，  
此意更無人窺破；——  
除是疏星幾點，  
殘燈幾閃，  
流螢幾顆。

驀地一聲簫，  
挾露衝烟，

舊 夢

當頭飛墮。  
打動心湖，  
從湖心裏，  
陡起一絲風，一翦波。  
彷彿耳邊低叫，  
道『深深心事，  
要瞞人也瞞不過。  
不信呵，  
看明明如月，  
照見你心中有伊一個。』

一九二一，九，一六，在 杭州。

爭 光

只剩一抹斜陽了，  
山呵，  
你還攔住他做甚？

晚霞很驕矜地說：

『斜陽去了，  
有我呢!』

『羞啊，  
一瞬的絢爛罷哩。』  
月兒在東方微笑了!

羣星密議道：

『讓伊罷，  
伊也不能夜夜如此呵!』

但還有幾顆不服的說：

『誰甘心讓哪!』

依舊亮晶晶地和月兒爭光。

一九二一，九，一七，在杭州。

國 慶

從 零 零 落 落 的 幾 十 面 五 色 旗，  
閃 閃 爍 爍 的 幾 百 盞 三 色 燈 裏，  
認 識 中 華 民 國 十 年 國 慶。

『國 且 不 國；

慶 於 何 有？』

我 也 不 說 這 些 話 來 敗 你 們 底 興。

常 常 聽 得 說：

『全 浙 江 三 千 多 萬 人；』

爲 甚 麼 只 有 這 幾 十 位 工 人 和 幾  
百 位 學 生？

誰 隔 開 了 空 閒 劃 成 甚 麼 國 界？

誰 截 斷 了 時 閒 造 出 甚 麼 國 慶？

—

無非歷史上一時一地壯烈的犧牲。

甚麼爲國爲民的犧牲，  
何如爲世界爲人類的犧牲，  
更來得烈烈轟轟？

打破國囚籠，  
扭斷民鐐銬，  
做個世界人是何等光明？

要給全世界人類創造光明，  
只有再仗着壯烈的犧牲，  
別開途徑。

歷史底意義是過去的，  
人生底意義是未來的，  
從過去中求得未來的教訓是什

麼?——革命。

一九二一,一〇,一〇,在杭州。

將 來 的 人 生

不是從前,

不是現在,

人生只是將來。

從將來認取人生,

我們要斬斷葛藤似的從前,

我們要看破錦繡似的現在。

爲甚要斬斷從前?——

我們要進取將來。

讓從前拖住了將來,

誰忍受這般罣礙?

爲甚要看破現在?——



我們要創造將來。  
爲現在斷送了將來，  
誰肯做這般賣買？

願戀從前的是從前底奴隸，  
貪圖現在的是現在底犧牲。  
粉碎了從前、現在，  
才露出前途無限的光明。

一九二一，一〇，二三，在杭州。

明知

明知今夜月如鉤，  
怕倚樓頭，  
卻立湖頭。

湖心月影正沈浮，  
算不擡頭，

舊 夢

總要低頭。

不如歸去獨登樓，  
夢做因頭，  
恨數從頭。

胸中容得幾多愁，  
填滿心頭，  
擠上眉頭。

一九二一，一一，二，在杭州。

是誰把？

是誰把心裏相思，  
種成紅豆？  
待我來碾豆成塵，  
看還有相思沒有？

是誰把空中明月，  
捻得如鉤？  
待我來搏鉤作鏡，  
看永久團圓能否？

一九二一，一一，三，在杭州。

### 湖濱之夜

露重風嚴可奈何，  
半規明月况西蹉；——  
夜深長抱西湖臥，  
不及青山福分多！

一九二一，一一，九，在杭州。

### 地圖

『小弟弟，  
我送你一幅地圖。』  
『爲甚麼花花綠綠？』

誰在這上頭亂塗?』

『不是亂塗，

這是標明各國底領土。』

『甚麼領土，

還不是大家有分大家住?

換一下吧，

難道沒有乾乾淨淨的一幅?』

『現在沒有，

將來或許……。』

『幾時才沒有顏色了?

我不愛瞧這些花花綠綠!』

一九二一，一二，六，在杭州。

### 黃金(一)

赤裸裸的人和人，

有甚麼冤親友敵?——

地不幸出產黃金，

人不幸產在出產黃金的地！

黃金鑄就了人和人間底鎖鍊，  
黃金又壘起了人和人間底障壁。  
冤和敵不過是黃金底隔離，  
親和友也不過是黃金底關係！

人嫌黃金少，  
我厭黃金多。

要不磨滅了燦爛的黃金，  
怎顯得出人生赤裸裸？

一九二一，一，二六，在杭州。

黃金(附)

平沙

——讀黃金贈吾友大白先生——

甚麼冤親友敵，  
怎都是黃金底關係？

那麼，你有黃金給我嗎？

我又有黃金給你？

我不否認你黃金是『人 和 人 間  
底 鎖 鍊』，

但 你 又 怎 能 使 我 肯 定 彼 是『人  
和 人 間 底 障 壁』呢？

我 們 親 眼 看 見 了 這 著 紅 裙 的  
觀 音 面 前 的 童 男 女，你 怎 叫  
人 專 憶 那 鍍 金 的 韋 陀 呢？

人 間 倘 只 有 那 韋 陀，

那 更 有 誰 知 道『人 生 底 赤 裸  
裸』？

## 黃 金 (二)

——答吾友平沙先生——

你 不 否 認 黃 金 是 人 和 人 間 底 鎖 鍊，

怎能不肯定黃金是人和人間底障壁？

障壁底隔離，

正因為有鎖鍊底牽繫，

鎖鍊牽得越牢，

障壁隔得越厚。

不但隔離了冤和敵，

同時隔離了親和友。

鎖鍊、障壁，

原是一件東西。

從黃金陣外覷定了黃金陣裏的人們，

眼光怎回到除外的人們中的我和你？

舊 夢

靈 就 算 跳 出 黃 金 陣 外，  
肉 又 怎 免 得 拖 泥 帶 水？  
誰 不 知 道 有 赤 裸 裸 的 人 生，  
只 當 前 橫 梗 著 黃 金 底 魔 鬼！

一 九 二 一，一 二，一 五，在 杭 州。

雪 後 隔 江 山

斜 日 裏 隔 江 多 少 亂 山 蒙 雪，  
似 霓 裳 羽 衣，無 數 羣 仙 高 會；  
離 離 合 合 的 神 光 豔 絕，  
數 甚 麼 人 間 粉 黛！

一 九 二 二，一 二，一，在 杭 州 江  
干。

旦 晚

日 落 處——一 線，  
在 西 面 天 邊。



這邊是晚，那邊是旦，  
只差那麼一線。

趕上去，越過這一線吧，  
這一線却跟著脚跟兒更遠。  
晚呵，  
你爲甚儘排擠那光明的旦？

前路沒遮攔，  
旦也何曾怕晚？  
繞個圈兒，  
早又在東面天邊出現。

一九二二，一，二六，在蕭山。

壓歲錢

壓得歲住嗎，  
這區區幾個錢？——

舊 夢

怎奈他流水似的華年，  
縱使千千萬萬。

金錢慣買空間，  
但怎買得時間？  
沒法留住現在，  
何況使將來卻變從前？

只爭二十七日，  
今朝又是年關。  
愛守舊的，  
也畢竟要過新年。

說甚麼舊習慣，  
取巧吧，算能把新年賒欠。  
但你們底生命中，  
何曾有一節的縣延？

一九二二，一，二七，在蕭山。

春底消息

梅花告訴我：

『春光準備了——  
來。

伊已經啓程了，

我是啣着先傳消息的使命的。』

但是夜來西北風狂似虎，  
吹得雨珠兒都凍成了霰子，  
烈烈獵獵地催着雪花下降，  
擋着春光底駕呢。

伊底行期，  
也許暫緩吧！

梅花說：

舊 夢

『擋不住的，

伊是不怕冷的哪！

不信呵，

我怎地在嚴寒中放了呢？』

一九二二，一，三一，在蕭山。

熱

熱，熱，熱，

七十五——六度了。

北緯三十度零的地方，

立春後一星期的天氣。

月上了，

昏騰騰的；

雲合了，

陰沈沈的；

雨下了，

沙 沙 的；  
風 起 了，  
獵 獵 的；  
雷 動 了，  
礮 礮 的；  
電 閃 了，  
煜 煜 的：  
一 霎 時 的 事。

呵，月 又 出 了；  
雲 又 散 了；  
雨 還 飛 着；  
風 還 扇 着；  
雷 還 轟 着；  
電 還 掣 着：  
一 霎 時 的 事。

## 舊 夢

三更後，  
狂呼猛吼，  
非常的大風：  
樹拔了；  
屋倒了；  
船翻了：  
一霎時的事。

這一霎時，  
爲甚麼有這許多變動呢？——  
別忘了，  
熱，熱，熱。

一九二二，二，一〇，在蕭山。

## 春 雨

從何處搜輯了無數淚珠兒，  
灑作連絲春雨。

算讓他沁透了大地，  
潑滅了地心火，  
認春痕更從何處？

一九二二，二，一四，在蕭山。

夢底交通

誰鎖了我底夢門呢，  
不讓我進去？  
好容易進去了，  
我底伊又被隔絕在外面了。

猜着了，  
伊也正在伊底夢裏呢。  
我出了我底夢，  
也進伊底夢裏去吧！

出了我底夢，

舊 夢

就 不 能 再 進 伊 底 夢 裏 去 了。  
誰 鎖 了 伊 底 夢 門 呢，  
不 讓 我 進 去？

除 了 夢 裏，  
沒 有 兩 夢 交 通 的 路。  
與 其 從 夢 外 尋 夢 裏 的 伊，  
何 如 從 夢 裏 尋 有 伊 的 夢！

一 九 二 二，二，二 〇，在 杭 州。

遲 了

『這 就 是……

快 看！』

呵！遲 了！

等 你 們 趕 上 來，  
只 見 了 他 底 背，  
不 能 見 他 底 面 了！



一九二二,三,一一,在 杭 州。

一 閃

要認取斜陽最後的生命，  
在鴉頭燕尾間的一閃；  
要認取朝露最後的生命，  
在花梢葉杪間的一閃！

人生也不過這麼一閃嗎？——  
斜陽、朝露，  
還有明朝，  
人生底明朝呢？

一九二二,三,一七,在白馬湖。

心 上 的 寫 真

從低吟裏，  
短歌離了伊底兩脣，

舊 夢

飛行到我底耳際。  
但耳際不會休止，  
畢竟顫動了我底心絃。

從瞥見裏，  
微笑辭了伊底雙頰，  
飛行到我底眼底。  
但眼底不會停留，  
畢竟閃動了我底心鏡。

心絃上短歌之聲底寫真，  
常常從掩耳時複奏了；  
心鏡上微笑之影底寫真，  
常常從合眼時重現了。

一九二二，三，二一，在白馬湖。

我悔了

我悔了!

在田間散步的途中，

我折了一朵小小的豆花，

——一朵紅紫相間的可愛的  
豆花。

但從伊底根上，

到我底手中時，

不過幾秒鐘；

咳!變了!

伊已經開始憔悴了!

我悔了!

伊已經憔悴了!

我悔了!

我縮短了伊底生命!

減少了伊底美的生活了!

我缺陷了全自然界美底一角了!

我破壞了全自然界整個的美了!

我悔了!

伊已經憔悴了!

我悔也無益了!

我不能繼續伊底生命，

延長伊底美的生活了!

我不能補足全自然界美底一角  
了!

我不能完成全自然界整個的美  
了!

我悔了!

伊已經憔悴了!

這是莫大的罪惡，

不可挽回的罪惡呵!

我悔了!——但也許無庸再悔了!

我由憔悴的伊而得到新教訓了！  
我知道愛底占領，  
就是愛底戕賊了！

呵！占領的愛呵！

戕賊的愛呵！

不獨被愛者不能堪，  
愛者尤其不能堪呵！

一九二二，三，二一，在白馬湖。

讀「慰安」

慰安：

一字字，  
一行行，  
都是淚；  
一字字，  
一行行，

舊夢

都是悔；  
一字字，  
一行行，  
都是愛！

潛藏了三十多年的愛種，  
萌芽了二十多月的愛苗，  
縱然禁得春寒，  
也難免幾分憔悴！  
幸這番淚泉灌溉，  
悔壤栽培，  
怕不將來劫後花開，  
花裏靈光，照徹世間世外！  
要聰明，  
才創造得愛；  
成功也，  
何曾敗？

要英雄，  
才擔當得悔；

進步也，  
何曾退？

要精誠，  
才衝動得淚；

決心也，  
何曾餒？

生平歷史多珍怪，  
數縱橫危灘惡礁，  
駭浪驚濤，

層疊波瀾生命海。

任半生百折千磨，  
百難千災，

慣從一重重逆境中，  
開闢出一重重奇境，

舊 夢

前途總有光明在。  
年來神風橫引，  
幾度離離合合，  
早認取方丈蓬萊：  
而今重洋飛渡，  
到彼岸別開生面，  
愛世界是無遮無礙。

我謳歌淚，  
淚也——  
化作明珠，把黑暗排；  
我謳歌悔，  
悔也——  
築起高墳，把罪惡埋；  
我謳歌愛，  
愛也——  
搏成白日，把星辰代！



淚中是常新的現在，  
悔中是有限的過去，  
愛中是無窮的將來。

讀慰安者，

也無從安慰；

作慰安者，

也無庸安慰：

好在填平缺陷，

恢復瘡痍，

你自有生命流中，新潮澎湃！

一九二二，三，二四，在白馬湖。

慰安(附)

玄廬

——謝楚僉先生底詩·偃工肅文  
先生底信——

風雪關山、車輪帆影、往事從頭細  
數：

整備淚珠三萬斛，櫻桃花下檢  
情書；

只零箋剩墨，遺失了些，殘缺了  
些，比春魂濃淡何如？

是胸中一幅愛情圖：

要不展開時，心樂裏鏗鏘錚錚  
絕命詞——

若說展開時，紛紛碎碎亂雲鋪！  
友來慰我，

正不知慰伊的人有也無？

待抖擻全神，把凡穢的情天改造  
過！

一九二二，三，一二，衙前。

桃花幾瓣

虧煞東風作主，

春泥也分得桃花幾瓣，

春水也分得桃花幾瓣。

怎禁得流落江湖，

浪翻潮捲？

春水無情，

忒送得桃花遠！

看春泥手段，

把桃花爛了，

護住桃根，

等明年重爛漫！

替桃花埋怨東風，

何苦讓春水平分一半！

就一齊化作春泥，

薄命也還情願！

一九二二，三，二七，在白馬湖。

別後

日也太短，  
人也太遠；  
不够相思，  
何妨一日十三時？

月也太遲；  
心也太癡；  
團團誤算，  
錯把下弦當月滿！

一九二二，四，一九，在杭州。

春盡了

算三春盡了，  
總應該留得春痕多少；  
曉來檢點，

竟全被那細雨微風送掉！——  
不留也罷，  
卻拋下一團煩惱！

記得春深花好，  
花是雙開，  
人是雙歡笑。  
到而今，  
落花飛盡春無影，  
只離愁填滿看花人懷抱！  
果然喚得春回，  
第一教伊，  
帶了相思重上道！

● 一九二二，五，五，在杭州。

別(一)

月圓圓，

舊夢

人邂逅：

月似當年，

人似當年否？

往事心頭潮八九，

怕到三更，

早到三更後。

夢剛成，

醒却陡；

昨夜惺忪；

今夜惺忪又。

病裏春歸人別久，

不爲相思，

也爲相思瘦，

一九二二，五，五，在杭州。

別(二)

寄相思，  
憑一紙：  
只要平安，——  
只要平安字。  
隔日約伊通一次，  
信到何曾，——  
信到何曾是！

訂歸期，  
還在耳：  
也許初三，——  
也許初三四。  
未必魂歸無個事，  
是夢何妨，——  
是夢何妨試！

一九二二，六，三，在白馬湖。

伊不該給我呵

我能一無所有，  
才能無所不有；  
如果一有所無，  
就難保所有不無了，

我把我所有的，  
都給了伊吧；  
我，  
也給了伊吧！

\*

\*

伊給我甚麼呢？

伊不給我，  
我就無所有了；  
伊給我，  
我就有所無了！



伊不該給我呵!

一九二二,五,八,在 杭 州。

『不要倒霉』

『不要倒霉』嗎?——

我已經倒盡了霉了,  
我哪里有霉給人倒呢?  
我已經被霉倒盡了,  
我哪里敢給人倒霉呢?

有霉給人倒的,  
只有黃金;  
敢給人倒霉的,  
也只有黃金。

『不要倒霉,』

誰要倒霉呵!

現在社會制度之下，誰也不是不倒霉的。偏有些怕倒霉的，向倒霉的找倒霉，還說『不要倒霉』。咳！『不要倒霉』，別長跪在黃金之神的面前吧！

一九二二，五，二三，在蕭山街  
前白屋。

想、望

默默地想，  
我只是默默地想。  
想些甚麼？——  
我不曾在心上記賬。  
我明知想也無益，  
但不想又將怎樣？  
怎樣、怎樣，  
默默地想，

我只是默默地想。

巴巴地望，

我只是巴巴地望。

望些甚麼？——

我不曾在眼上照相。

我明知望也無益，

但不望又將怎麼？

怎樣、怎樣，

巴巴地望，

我只是巴巴地望。

想也不是妄，

望也不是枉。

只有默默地想，

巴巴地望，

才作成人生底向上。

一九二二,五,二三,在蕭山。

謝夢中救我的女神

昨夜夢中，  
無端地遭人搜捕：  
幾回避匿，  
幾度逃亡，  
竟到了被逼自殺的最後。  
其間累次救我出險的，  
是一羣的女性，  
——一羣執挺的女性。

最後的瞬間，  
環顧圍繞着我的女性，  
却一個也不會相識。——  
哦，愛之女神呵！  
給我掃盪惡魔的愛之女神呵！

我底過去，  
果然從愛神底腕下得救了！  
我底將來，  
也畢竟從愛神底腕下得救了！  
一九二二，五，三〇，在白馬湖。

霞底謳歌

霞是最值得謳歌的：  
當朝暾將出以前，  
伊接受了光明底最先，  
把最美麗的贈給我了；  
當夕照既沈以後，  
伊保留了光明底最後，  
把最美麗的贈給我了：  
霞是最值得謳歌的！

霞是最值得謳歌的：

舒卷著的，  
伊能對我低飛慢舞，  
彷彿靈娥底倩影；  
烘暈著的，  
伊能對我薄羞淺笑，  
彷彿稚女底憨態：  
霞是最值得謳歌的！

霞是最值得謳歌的：  
伊是美和真兼愛的藝術家，  
能創造種種的畫幅，  
給我以靈肉一致的慰安；  
伊是華和實並崇的科學家，  
能分析種種的光波，  
給我以色相都空的智慧：  
霞是最值得謳歌的！

霞是最值得謳歌的：

燦燦爛爛的，

伊底朝朝暮暮，

作我朝朝暮暮的伴侶：

變變幻幻的，

伊底東東西西，

作我東東西西的樞機：

霞是最值得謳歌的：

一九二二，六，一，在白馬湖。

## 花 間

### 花 間

醉向落花堆裏臥：  
東風憐我，  
更紛紛亂紅吹墮，  
碎玉零香作被窩。

愛花不過，  
夢也花間做，  
醒來不敢把眼摩挲，  
正一雙胡蝶眉心坐。

一九二二，四，一〇，在白馬湖。

### 不 住 的 住

一座洞橋底橋洞下：  
一帶很長的竹排，



向東過着；  
一個撐竹排的，  
在橋洞下、竹排上，  
雙手撐住一條竹篙，  
拄在橋洞傍石縫裏，  
一步一步地向西跨著。  
竹排兒儘向東過，  
脚步兒儘向西跨；  
人身兒卻儘在——  
洞橋底橋洞下。

不努力嗎？——

他儘努力著。

不前進嗎？——

他儘前進著。

爲甚一步一步地努力前進的他，  
儘在洞橋底橋洞下？

一九二二，八，一四在蕭山舟  
中。

西湖秋泛(一)

蘇堤橫亘白堤縱：

橫一長虹，

縱一長虹。

跨虹橋畔月朦朧：

橋樣如弓，

月樣如弓，

青山雙影落橋東：

南有高峯，

北有高峯。

雙峯秋色去來中：

去也西風，  
來也西風。

一九二二，八，一六，在杭州。

西湖秋泛(二)

厚敦敦的軟玻璃裏，  
倒映著碧澄澄的一片晴空：  
一疊疊的浮雲，  
一羽羽的飛鳥，  
一彎彎的遠山，  
都在晴空倒映中。

湖岸的，  
葉葉垂楊葉葉楓：  
湖西的，  
葉葉扁舟葉葉篷：  
掩映著一葉葉的斜陽，

搖曳著一葉葉的西風。

一九二二,八,一六,在杭州。

秋燕

雙燕在梁間商量著：

『去不去？』

去不去？』

伊說：

『不要去！』

不要去！』

他說：

『不如去！』

不如去！』

最後,同意了：

「一齊去!  
一齊去!」

雙燕去了，  
把秋光撇下了。

一九二二，八，一六，在杭州。

斜 陽

雲——一疊疊的，  
打算遮住斜陽；  
然而漏了。

教雨來洗吧，  
一絲絲的；  
然而水底也有斜陽。

黃昏冷冷地說：

舊 夢

『理他呢，  
斜陽罷了!』

不一會兒，  
斜陽倦了，  
——冉冉地去了。

一九二二，八，一七，在杭州。

歸 夢

枕頭兒不解孤眠苦，  
驀逗起別離情緒；  
相思何處訴，  
向夢裏別尋歸路。

雖則軟魂如絮，  
複水重山攔不住；  
和風和雨，

飛過錢塘去。

一九二二，八，二二，在杭州。

答惡石先生底讀「秋之淚」  
讓秋之淚獨流吧！  
淚不許，  
秋也不許。——  
我也知秋之淚是不獨流的。

我也知秋之淚是不獨流的。  
說是偶然，  
偶然的淚多著哩，  
何必讀秋之淚？

不忍秋之淚獨流的，  
最是鏡中人。  
你是鏡中人嗎，

讀秋之淚而流淚的？

我不是鮫人，  
我只是淚人——秋之淚人。  
淚人流淚，  
是我底分內。

人都是有淚種的，  
不過不都是情種罷了。  
不是情種，  
怎能下同情之淚呢？

與其說血淚是夕陽似的，  
不如說血淚是洪水似的。  
洪水似的血淚，  
才染得紅大地呀！



淚 如 果 忍 得 回 去，  
秋 之 淚 也 可 以 不 作 了。  
淚 即 使 忍 得 回 去，  
愛 也 不 能 借 秋 之 淚 而 表 現 了。

長 虹 是 脆 弱 不 過 的，  
一 轉 瞬 就 滅 了。  
不 如 淚 受 秋 陽 熱 力 而 狂 沸 時，  
也 許 能 使 魑 魅 罔 兩 就 烹 呢！

如 果 海 非 淚 所 成，  
怎 地 和 秋 之 淚 同 味 呢？  
有 海 可 歸，  
秋 之 淚 所 以 不 能 不 流 了。

我 也 知 秋 之 淚 是 不 獨 流 的。  
沒 有 同 情 之 淚，

只是獨流，  
到底不能成海呵！

假如秋之淚果然獨流了，  
倒是一個奇蹟！  
然而秋之淚總多少帶幾分磁性的，  
哪許獨流呢？

淚下，  
只是肉底本能；  
能使秋之淚下，  
却是靈底本能。

不是心靈相見，  
不能使秋之淚不許獨流的。  
心靈怎能相見？

就從秋之淚中相見呵！

一九二二，九，一，在蕭山。

### 洪水

幾疊的雲、幾滴的雨罷咧，  
然而洪水來了。

一度、兩度、三四度，  
舊的未退，  
新的又漲了！

田沈了，  
稻浸爛了；  
路沒了，  
屋衝坍了。

人也漂流去，

倒也罷了；  
剩下這沒飯吃，沒屋住的人們，  
是洪水底洪恩嗎？

浸爛了稻，  
衝坍了屋，  
不過今年沒租收罷哩。  
人也漂流去，  
誰向財主們還明年的租呢？

人不漂流去，  
不是洪水底洪恩，  
還是財主們底洪福呵！

洪水爲災，  
今年的災罷咧，  
然而明年的洪水也早來了。

明年的漕，  
今年借了；  
沒飯吃、沒屋住的人們，  
別只怨今年的洪水呵！

一度、兩度、三四度，  
還有預支明年的第五度咧，  
今年的洪水未退，  
明年的洪水又早漲了！

一九二二，九，一四，在蕭山。

### 如此

如此，  
只合如此嗎？  
誰教如此儘如此呢？

『向來如此，  
只得如此。』  
誰教向來儘如此呢？

『大家如此，  
只得如此。』  
誰教大家儘如此呢？

『不如此，  
就是叛逆。』  
對於誰叛逆呢？

縱的——歷史，  
橫的——環境，  
縱橫之間的我呢？

叛逆的，

與其說是天才，  
不如說是『我』底不敢埋沒。

向來有向來底如此，  
大家有大家底如此，  
我也有我底如此。

我底如此，  
從向來和大家底墳墓中逃出來，  
叛逆嗎？——  
自救罷咧！

一九二二，九，一五，在蕭山，

### 秋之別

秋風也不回頭，  
秋水也不回頭，  
只愛送將人去海西頭。

前夜也月如鈎，  
昨夜也月如鈎，  
今夜偏偏無月上簾鈎。

人去也倦登樓，  
月黑也倦登樓，  
却怕歸魂飛夢墮層樓。

一九二二，九，二〇，在蕭山。

債

重重地、緊緊地壓住我肩頭的，  
是甚麼呢？——

債呵！

有主的債，  
是還得了的；



無主的債，  
還得了嗎？

做一天人，  
還一天債，  
欠一天債，  
除死方休吧！

死了，  
休了，  
債也許依然不了咧！

還有來生嗎？——  
來生怎了得今生債呢？  
試看今生，  
又何曾了得前生債呢？

舊 夢

今天也許有明天，  
今生還只是今生；  
今天分明有昨天，  
今生却只是今生。

且莫管——

今生怎了前生債；

更莫管——

來生再了今生債！

一九二二，九，二四，在蕭山。

土饅頭

『城外多少土饅頭，

城中都是饅頭餡。』

饅頭呵，

土越貴，餡越賤了！

充不得飢的土饅頭，  
一天天、一年年地增添，  
快占盡了小小蒸籠裏的土片。  
將來拿甚麼養活那饅頭餡？

一九二二，九，二四，在蕭山。

冬夜所給與我的

涼秋的微風，  
拂著——輕輕地，  
卻深深地沁我骨了。

殘夜的微月，  
映著——淡淡地，  
卻深深地醉我心了。

遙空的微雲，  
裊著——疏疏地，

卻深深地移我情了。

清流的微波，

皺著——淺淺地，

卻深深地動我魄了。

輕輕地、淡淡地、疏疏地、淺淺地——

伊表現的風格是那樣的；

深深地——

伊給與的印象怎又是這樣呢？

一九二二，九，二八，在紹興。

### 汽船中的親疏

不滿二丈長、六尺闊的一間小艙

裏，

團坐著二十多個的旅客：

你擠著我；

我擠著他；  
他擠著伊；  
伊擠著佢們：  
緊緊地擠著——  
有甚麼吸引著似地，  
好親切啊！

不滿四尺長、二尺闊的兩張小桌  
下，

亂堆著三十多件的行李：  
你的壓著我的；  
我的壓著他的；  
他的壓著伊的；  
伊的壓著佢們的：  
密密地壓著——  
有甚麼牽合著似地，  
好親切啊！

當船開著的時候，  
旅客們相互環顧了：  
你瞅著我；  
我瞅著他；  
他瞅著伊；  
伊瞅著佢們：  
冷冷地瞅著——  
有甚麼間隔著似地，  
好疏遠啊！

當船停著的時候，  
行李們開始告別了：  
你的離著我的；  
我的離著他的；  
他的離著伊的；  
伊的離著佢們的：

紛紛地離著——  
有甚麼驅遣著似地，  
好疏遠啊！

一九二二，九，二八，在蕭紹汽  
船中。

整片的寂寥

整片的寂寥，  
被點點滴滴的雨，  
敲得粉碎了，  
也成爲點點滴滴的。

不一會兒，  
雨帶著寂寥到池裏去。  
又成爲整片的了；  
寂寥卻又整片地回來了。

一九二二，九，二八，在紹興。

包車上的奇蹟

丁——當——

包車底鐘兒打著。

回頭一看：

一個短衣赤足的坐着，

一個短衣赤足的拉着；

坐着的笑着，

拉着的人也笑着：

他們以為這是一個奇蹟哩！（註）

奇蹟嗎？——

不算吧！

短衣赤足的坐着，

長褂皮鞋的拉着，

許是一個奇蹟哩！

這也不算吧；



誰也不坐人拉的車，  
誰也不拉人坐的車，  
這才是一個奇蹟哪！

(註)這是八月間在杭州所見，現在從記憶的印象裏寫出來。

一九二二，九，二九，在紹興。

腰有一七首

腰有一七首，  
手有一樽酒；  
酒酣七首出，  
仇人頭在手。

七首復我仇，  
樽酒澆我愁；  
一飲愁無種，  
一揮仇無頭。

七首白如雪，  
樽酒紅如血；  
把酒奠七首。  
長嘯暮雲裂。

一九二二，九，二九，在紹興。

九年前的今夜

九年了，  
第十回了，  
——今夜。

九年前，  
第一回的今夜，  
圓成了我們底愛。

花開了，

無此爛漫；

月滿了，

無此團圓：

甜蜜的回憶中的今夜。

一九二二，一〇，一五，在杭州。

謝 T·H 的信

T·H，

你在愛我，

我也明知你在愛我，

我也似乎感激你底愛我；

然而我是有戀人的呢。

慚愧我這狹窄的心宮，

容不了兩個戀人：

已經住下了一個戀人——伊，

再也住不下第二個戀人——你了。

恕我吧，

舊 夢

我 不 能 接 受 你 底 愛——

不，我 也 不 願 接 受 你 底 愛 呀！

我 已 經 接 受 了 伊 底 愛，

伊 已 經 住 在 我 底 心 宮 裏 了；

伊 已 經 接 受 了 我 底 愛，

我 也 已 經 住 在 伊 底 心 宮 裏 了。

心 宮 裏 住 著 伊 的 我，

才 配 住 在 伊 底 心 宮 裏；

我 怎 能 心 宮 裏 住 了 你，

卻 去 住 在 伊 底 心 宮 裏 呢？

恕 我 吧，

我 不 能 轉 移 我 底 愛——

不，我 也 不 願 轉 移 我 底 愛 呀！

我 不 願 接 受 你 底 愛，

正 如 伊 不 願 接 受 誰 底 愛；

我不願轉移我底愛，  
正如伊底不願轉移伊底愛。  
即使你願住在我底心宮裏，  
我怎能不留伊住在我底心宮裏  
呢？

即使你可以和伊同住在我底心  
宮裏，  
我怎能同時分住在兩人底心宮  
裏呢？

恕我吧，  
我不能擘分我底愛——  
不，我也不願擘分我底愛呀！

如果說你愛我是你底自由；  
然而我不愛你也是我底自由呀，  
我愛伊也是我底自由呀，  
我和伊互愛更是我倆底自由

呀！

戀愛底自由，  
是戀人間人格合一的自由；  
片戀的不但只表現戀愛底片面，  
也只表現自由底片面呢！  
恕我吧，  
算我不成全你底自由吧，  
算我不讓你侵犯我倆合一的自由吧！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有戀人的，  
你底愛不過是錯誤；  
如果你明知我是有戀人的，  
你底愛不免是罪惡了。  
在互愛中再有所愛，  
是對於貞操的叛逆；  
於互愛間再參以愛，

也是對於貞操的擾亂呀！  
恕我吧，  
算我只尊重我底貞操吧，  
算我不願得貞操酬答你底愛吧！

這是一個引誘呵，  
使我明知你在愛我；  
這是一個離間呵，  
使我似乎感激你底愛我！  
然而你不能從我底心宮裏侵入  
你底愛，  
你也不能從你底心宮裏吸收我  
底愛；  
你不能從我底心宮裏逐去了我  
底伊，  
你更不能從伊底心宮裏劫取了  
伊底我呀！

恕我吧，

算你浪費了你底愛吧，

算我孤負了你底愛吧！

愛底給予，

似乎是奇恩異寵哩；

愛底拒絕，

似乎是嚴刑峻罰哩。

然而濫施的恩寵，

是只能換得自取的刑罰的呀！

你底恩寵是濫施了，

你底刑罰是自取了！

恕我吧，

願你收回了你濫施的恩寵吧，

願你避免了你自己取的刑罰吧！

說我無情，



我可不是無情；  
說我有情，  
我對你可不是有情。  
如果從無情到有情，  
我對得起你——可對不起伊了；  
如果從有情到無情，  
我對不起伊——也就是對不起你  
了。

恕我吧，  
願你無情吧，  
願你能我也似地無情吧，

戀人是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的那！  
我這本來空虛的心宮裏，  
已經住下一個戀人了；  
我底心宮充滿了，  
我底心宮之門鎖閉了。

你底愛影不能投入我底心宮了，  
你底愛鑰不能開我心宮之門了。  
戀人是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的那！  
恕我吧，  
願你別尋空虛的心宮去吧，  
願你別尋不曾鎖閉的心宮之門  
去吧！

再決絕地說吧：

即使我還沒有戀人，  
啓我心宮之鎖的，  
也未必就是你底愛；  
即使人們真有來生，  
我也不願說甚麼來生空虛著心  
宮，  
再準備容納你底愛。  
你也不必恨甚麼相逢何晚，

你也不必望甚麼來生可卜呀！  
恕我吧，  
算嚙倆都是有情人，  
嚙倆可都不是有緣人哩！

一九二二，一一，二，在白馬湖。

紅 樹

謝自然好意，  
幾夜濃霜，  
教葉將花替！

算秋光不及春光膩；  
但秋光也許比春光麗；  
你看那滿樹兒紅豔豔的！

一九二二，一一，三，在白馬湖。

月 下 的 相 思

舊 夢

寫真鏡也似的明月，  
把我倆底相思之影，  
一齊攝去了。

從我底獨坐無眠裏，  
明月帶著伊底相思，  
投入我底懷抱了。

相思說：

『伊也正在獨坐無眠呢！』

只是獨坐無眠，  
倒也罷了；  
叵耐明月帶著我底相思，  
又投入伊底懷抱！

爲甚使我也獨坐無眠，  
伊也獨坐無眠？

搬運相思的明月呵！

答謝你的，

該是謳歌呢，

還是呪詛？

一九二二，一一，三，在白馬湖。

雪

耀花人眼睛的：

銀子也似的白，

米粉也似的白，

棉花也似的白。

如果這些真是銀子，

窮的都要搶著使了。——

啊，輪不到窮的，

金錢富有的早搶著盤到庫裏去了。

如果這些真是米粉，  
餓的都要搶著喫了。——  
啊，輪不到餓的，  
酒肉醉飽的早搶著囤到倉裏去  
了。

如果這些真是棉花，  
凍的都要槍著穿了。——  
啊，輪不到凍的，  
狐裘輝煌的早搶著堆到棧裏去  
了。

盤在庫裏的，  
囤在倉裏的，  
堆在棧裏的，  
怎不雪也似地徧地鋪著呢？

一九二二，一二，六，在蕭山。

時代錯誤

至少吧，——時代錯誤吧，  
這是個百年以後的人。  
一個百年以後的人，  
回到百年前的今日，  
伴著些墟墓間的行屍走肉，  
怎得不寂寞而煩悶呵！

一九二二，一二，一二，在杭州，

不肖的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二年底遺囑說：

『一九二三年呵！

你雖然是我底兒子；

但是我願你別再像我！

我希望你別再作我底肖

子了!

我是個不長進的老子啊!

一九二三年說:

『我也很不願作你底肖子呢。

然而你所遺傳給我的——

不長進的血輪，

不是太多了嗎?

你所遺留給我的——

不長進的環境，

不是太難了嗎?

『不但你的:

你以前的——

一切不長進的血輪，

都遺傳給我了;

你以前的——



一切不長進的環境，  
都遺留給我了。

『不長進的血輪，  
充滿着吾身以內；  
不長進的環境，  
圍繞着吾身以外：  
怎地教我能長進呢？  
怎地教我不像你底不長進呢？  
怎地教我不像你以前的一切  
的不長進呢？

『向前努力奮鬥的我：  
惰性發作了，  
被不長進的血輪牽掣著；  
阻力發生了，  
被不長進的環境壓迫著。

呵！別再作你底肖子嗎？——  
你對於我的期望多麼厚，  
然而你所給與我的障礙多麼  
重啊！

【然而我是絕不願作你底肖子  
的。

我很願廓清我底血輪——一切  
遺傳的血輪，

創造新生的血輪！

我很願摧陷我底環境——一切  
遺留的環境，

創造新生的環境！

我很願把不長進的血輪化作  
你送死的犧牲！

我很願把不長進的環境化作  
你殉葬的芻靈！

好容我盡這不肖子底責任!』

一九二二,一二,三一,在蕭山。

白 天 底 蠟 燭

白 天 哪,

爲甚麼點起臘燭來呢?

我也知是白天哪,

但是我怎地瞧不見人影呀!

哦,黑暗之幕,

罩住了白天之面了!

點起蠟燭來,

也許透過黑暗之幕而見到幾個

人影吧。

舊 夢

不錯，

燭光裏閃動着的是些甚麼呵？

許是人影吧，

前途似乎有幾個哪。

前途——只有前途，

似乎有幾個人影。

然而模糊得很啊，

燭光畢竟微弱呢！

一九二三，一，一二，在杭州。

成虎不死

成虎，

一年以來，

你底身子許是爛盡了吧。

然而你底心是不會爛的，  
活潑潑地在無數農民底腔子裏，  
跳着。

假使無數農民底身子都跟着你  
死了。

田主們早就沒飯吃了，  
假使無數農民底心都跟着你底  
身子死了，

田主們卻都可以永遠吃安穩飯  
了。

然而不會啊！

田主們多吃了一年安穩飯，  
卻也保不定還能再吃幾年的安  
穩飯。

你底身死是田主們底幸，

## 舊 夢

你底身死心不死，

正是田主們底不幸啊！

一九二三，一，二四，在 杭 州。

## 假裝頭白的青山

青山，

你羨慕人間的白頭人嗎？

也假裝起頭白來了。

一輪紅日，

消磨了你假裝的白髮，

怕不還你個青春年少。

一九二三，二，五，在 蕭 山。

## 耶和華底罪案

耶和華真多事啊！

粗製濫造些畸形的人類出來。

耶和華真多事啊！

粗製濫造了一個畸形的亞當，  
還要粗製濫造出一個畸形的夏  
娃來。

耶和華真多事啊！

粗製濫造了畸形的亞當、夏娃，  
還要使佢們粗製濫造些畸形的  
男男女女出來。

自從耶和華一番多事，  
畸形的男男女女底交涉，  
再也打不清了。

多事的耶和華呵！

如果真有末日審判，

舊 夢

這正是你數不清的罪案呵！

一九二三,二,六,在蕭山。

雪後晚望

戴着殘雪的青山，

別嫌遲暮吧！

明媚的晚霞，

正對着你微笑呢。

消受得晚霞底一笑，

也不必抱怨殘雪了！

一九二三,二,六,在蕭山。

醉後

醒也不尋常，

醉更清狂，

記從夢裏學荒唐，

除卻悲歌當哭外，



哪有文章？

恨要淚擔當，

淚太匆忙。

腹中何止九迴腸？

多少生平恩怨事，

仔細評量。

一九二三，二，六，在蕭山翔鳳。

送斜陽

又把斜陽送一回，

花前雙淚爲誰垂？——

舊時心事未成灰。

幾點早星明到眼；

一痕新月細於眉；

黃昏值得且徘徊！

一九二三,三,一九,在紹興。

花前的一笑

沒來由呵,  
忽地花前一笑。  
是爲的春來早?  
是爲的花開好?  
是爲的舊時花下相逢,  
重記起青春年少?——  
都不是呵,  
只是沒來由地一笑。

爲甚不遲不早,  
恰恰花前一笑?——  
靈光互照,  
花也應相報。  
悄悄,

沒個人知道。

到底甚來由？

問花也不曾了了。

一九二三,三,二〇,在紹興。

春半

春來花滿；

花飛春半；

花滿花飛，

忙得東風倦。

開也非恩，

謝也何曾怨？

冷落溫存，

花不東風管。

一九二三,三,二一,在紹興。

生命之泉

生命之泉，  
從滿汲的生命之瓶裏漏洩了。——  
不，也許是盈溢哩。

漏洩也罷，  
盈溢也罷，  
總之生命之泉不安於生命之瓶  
了。

已經春半了，  
花開無幾，  
也太寂寞啊！  
於是血花忍不住——飛濺了。

眼底的淚闌，  
不會閉得；